N O S T O S

归乡 主题本

[典芬无差]

——而这算不上回乡，只是一个陌生人回到陌生的国度

C O N C O R D A N C E

十月之子

–01–

来自瑞典的信

–25–

雪中的奥德修斯

–45–

无神论者的节日

–73–

∽ 十月之子

南森

1918 年四月的夜晚，一个衣衫不整的人走进芬兰南方森林的暗影之中。他将要走入生命中最后一段苦难。但在此之前，冷清的月色如同命运之光，还能依稀照亮这个流亡者的面容。

在芬兰，一年到这个时候才是化雪的月份，整个森林中弥漫着春天阴郁而潮湿的雾气。岩缝中雪水静静地从高地流下，在人迹罕至的小路上积成一片水洼，苔藓和落叶在其中腐烂，让本来就难走的路变得更加泥泞不堪。

提诺・维那莫依宁已经两天没有进食。

冷气钻进他的身体，即使他戴着细毡帽，身上不知道裹了几件破破烂烂的大衣，脏得已经看不出布料本色，唯一能够勉强分辨的只是袖口上一圈同样破烂不堪的红色布条。他的右手拄着树枝，左肩背着一

杆俄国造的步枪。他的机枪在路上已经留给了海曼林纳的部队，只留下这杆旧制莫辛纳干和一把匕首。

提诺已经感受不到腹部的不适，饥饿感在长距离的行走中像潮水一样褪去。他的双腿虽然有些发软，但他还能走路。靴子也进了雪水，脚底的疼痛愈发尖锐。这是好事，提诺毫不停歇地走着，深夜的气温远远低于白日,他不能睡下,伤口的疼痛成为了他维持意识清醒的工具。他的脑中只有这样一个念头。

到赫尔辛基去！到彼得格勒去！

不远的赤杨树从中，一个恍惚的影子一闪而过。提诺当下急切需要食物，他从经过里赫曼基的赤卫队指挥部之后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的面包。他停住脚步，像猎人一样谛听，安静地等待猎物地靠近。如果提诺运气好，他可以打到一头鹿，而一头鹿能抵好几天的干粮。这值得一试。

提诺慢慢卸下肩上的步枪，趴在树桩之后瞄准，等待猎物露出破绽。

等待开始变成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似乎猎物本身也注意到了猎手的存在，躲在暗处伺机逃走。提诺没有敢轻易放枪，这头鹿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不能莽撞行事。

03

他等了很久，森林中的潮气让他的膝关节疼痛。月亮渐渐地隐匿在天穹之后，森林中惨白的影子开始淡去。提诺依旧在耐心地等待着，一刻没能松懈。

终于，猎物放下了防备心，从远处的草丛中现身。提诺快速拉好枪栓扣动扳机，一气呵成。

砰！

枪声划破整个森林夜晚的寂静。窸窣的黑影以慢动作倒了下去，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提诺略微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四肢之后，一跌一撞地向他的战利品走去，他极度需要食物，他只有在夜晚才敢升起火来加热食物和水，否则他将被附近村庄的人发现行踪。

但这已经足够，如果他能抓紧时间的话，他可以在新一天到来之前吃上一些肉。如果赫尔辛基周边的乡村还依旧有赤卫队组织，他能冒险去讨要一点食物，最多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可以从赫尔辛基出发，抵达彼得格勒。

他看到了自己的猎物，一瞬间提诺的心跳静止了，他突然眼前一阵眩晕。

躺在他脚下的并不是鹿，而是一具乡村白卫军的尸体。

这是 Nummi 村民在本夜听到的第二声枪响。夜晚马上就要过去，提诺掏出自己的手表，离新一天的黎明还有一个小时。

Nummi 村西边的土地原先属于庄园主于勒斯塔洛和他的妻子艾莲。赤卫队组织起来的时候，曾经向他们征用过土地。二月份的时候于勒斯塔洛拿着猎枪打伤了瓦工拉赫提的肩膀，所有的赤卫队员都不敢再去征用他的东西，只是暗暗忍着一口气。

于勒斯塔洛昨天晚上死了。死讯传到村子里时正是凌晨三点。当时他的长工贝瓦尔德正陪同他一起去邻村拿地契。贝瓦尔德驾着马车从森林里冲了回来，医生迅速地来了，然而庄园主在当时就咽了气，铅弹炸毁了他半颗脑袋。

艾莲随便在睡衣外面裹了件披肩，没有来得及放下手中的圣经就跑到丈夫的尸体旁边，她抱住他满是鲜血的尸体歇斯底里地嚎啕起来。贝瓦尔德拉着自家的母马“亚利”站在一边，正犹豫着要不要凑上前去安慰他雇主的妻子，艾莲就转身向他尖叫起来：

05

“杀人犯！……你这个赤色分子！我就知道！……我当时劝他不要和你走,但是他……没有一个好东西！亏我当年那么信任你的母亲！！你们一群赤色疯子！我丈夫只是要去邻村拿土地契约！”

“……我们走到森林里，正在说话的当头马车侧面突然有人开枪……我立刻就还击，之后凶手跑进森林深处去了……我只想把人带回来抢救。如果我是凶手，我会立刻把他带回来吗？”

“假如白军能胜利……”艾莲又开始了新一轮歇斯底里的哭泣，她从来没有在下人面前表露出这样强烈的感情。朝霞慢慢在东方显现，将白桦林的剪影刻画得愈发可怖。杀害于勒斯塔洛的凶手还在游荡。

“这是纯粹的诬陷！我并没有杀人，我自己心里知道！”

贝瓦尔德气得咬紧牙关，夜晚时分可是庄园主要他立刻起来套好马匹出发的。这样的年头出些什么状况都有可能，而于勒斯塔洛居然还在成天想着自己的那份田契。

“白军马上就来了！到时候你们这几个赤色疯子一个都别想活！……好笑啊,森林里的凶手没有打死你这个赤色疯子,偏偏打死他,不是你还能有谁！……跑回来,还跑回来,你这个瑞典人！瑞典人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好啊，在赤卫队里面天天游手好闲，拿着征用条就

到处抢劫！”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庄园里的争执，看热闹的人在庄园门口围成了一个小型的半圆。本堂牧师和他的妻子听说这件事之后也匆匆赶了过来。同情白军的几个“顽固分子”迅速地在事故面前团结起来，矛头直指村里的赤卫队，特别是刚刚从北方战线下来的贝瓦尔德。所有蹲在台阶前安慰艾莲的人都一致认定贝瓦尔德必定是那个杀死于勒斯塔洛的凶手。

“等白军回来了……这些凶手必然是逃不过的，平日作的恶得让他们一桩桩还回来。”牧师在心中暗暗地想，“白军回来就好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眼尖的小卖部老板基维奥亚在通向 Nemmi 村的路上发现了一个穿灰大衣的步兵。来人的手臂上有一条写着 Hels 的白色臂章，基奥维亚远远地看见了那一抹扎眼的白色，小卖部老板高兴地眯起眼睛迎了上去：

“啊呀，先生，我们等了好久，你们终于来了。”他过分热情地拉着来人的胳膊：“您是从赫尔辛基周围来的吗？我看到您的臂章了，赫尔辛基的情况怎么样？德国人登陆是不是真的？……哎呀您可总算

来了，赤色分子们快要把全村的老爷都杀光了，今天早上于勒斯塔洛老爷就……”

步兵并没有说话，他的嗓子沙哑粗糙，但说话声音很轻：“请原谅……我只是一个传令兵，您还有吃的东西吗？面包就行，我可以给您芬兰马克。”

“您要不要去牧师府上坐坐？我们这个村子里牧师家的儿子就在德国当兵呢！他们都很想知道自己儿子的行踪……抱歉我不是打扰您但是，您知道的，他们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在赤卫军征用的时候他们偷偷藏了一点粮食，还有咖啡和酒！”基维奥亚高兴得快晕厥过去，围着士兵团团转。

外来者跟着基维奥亚往牧师府里走去。

这个外来的士兵成为了牧师府上的贵客。牧师的妻子擦干早上惊惶的眼泪，亲切地握住他粗糙的手，牧师也保持着尊敬的静默，他们只是想知道作为德国芬兰兵团的的儿子去向何方，有没有参加战争。

那个士兵却什么都不知道，他坚称自己是从瓦萨来，受曼纳海姆将军的领导，有一些情报要传达给赫尔辛基附近的白色武装，并且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德国芬兰团。牧师夫妇并没有气馁，他们继续向他打

听一些前线消息。一番恳切的交谈之后，他们并没有问到任何自己想知道的事情，也没能得到关于战况的新消息。

“可能他不过是和兵团走散的传令兵而已。”牧师夫妇两人这样安慰自己。牧师凑到他妻子耳边悄悄说了两句话，于是牧师的妻子摆出惯常对待佃农那般亲切的神情，安排他去休息。

“抱歉，您看，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屋子，您如果不介意，就请去基维奥亚的家中小坐一会儿吧。让他给您弄点吃的。我们知道您还有任务，不想打扰您，但是您也要注意身体。”

“他娘的，我家又没有多余的粮食！”基维奥亚在陪同士兵往自家走的时候不住地抱怨，“永远都是这样，牧师府上粮食才多呢！他们悄悄地把粮食和补给全运到于勒斯塔洛老爷家里去，然后对赤卫队说‘我们分文不剩’，真是虚伪。我他妈一个小卖部老板能有什么东西招待你？”他不满的时候走路总是跳得老高。“当然，我给你吃的，你得给我钱，你不付，别说吃饭了，立刻走吧！”

他们撞上了赶着马车的贝瓦尔德。

“哼，看来牧师老爷果然在耍滑头，征用的时候说自己没有粮食的时候那哭得可真惨，基维奥亚，你是不是也藏了粮食没上报？还有，这个人是谁？！”

贝瓦尔德马车垫子上还留存着一大块骇人的血迹，他郁郁寡欢地从庄园里走到大路上，那群老爷太太们终于肯把于勒斯塔洛的尸体抬进屋里。他一边赶回劳工之家，一边愤恨地踢着路上的石子时，突然迎面碰上了骂骂咧咧的基维奥亚和那个疲倦的士兵。

基维奥亚吓得跳了起来。

“白狗子？牧师府的客人，说着还真送上门了一个。”贝瓦尔德跳下马车，迅速地将那个士兵控制住，缴了枪。基维奥亚正偷偷地要拿走士兵的匕首，“基维奥亚？”贝瓦尔德提醒他。

“是是是，赤卫队的规矩。”小卖部老板唯唯诺诺地将匕首放了回去，丧气地走开了。那个士兵似乎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任由贝瓦尔德将他带上马车押送到劳工之家。

“姓名。”

10

士兵捧着碗咕噜咕噜地喝着牛奶，无暇回答问题。农会主席赫伊基提高嗓门：

“姓名！否则即刻枪毙！”

“提诺·维那莫依宁。”士兵拨开眼前碍事的的金色头发，又准备拿起面包。

坐在旁边的贝瓦尔德把面包移到一边。那个叫提诺的士兵向他投去不满的眼神。

“你看起来像是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别一下子吃太多，会消化不了。”

提诺犹豫了很久，还是把手中的面包放在了一旁。

“隶属部队。”赫伊基继续问道，一边记录他的回答。接下来这位战俘的话让这两位工作者大吃一惊：

“同志，我是北方战线下来的，我是瓦萨制鞋工人连队里的排长。我们隶属于北方战区司令沙尔梅拉指挥。”俘虏恢复了些力气，急切地说道：“您不信可以看看我的大衣，是在索里纳赫广场领的。”贝瓦尔德和赫伊基对视一眼，连忙去翻看俘虏的内层大衣。提诺看起来

疲倦极了，但即使在贝瓦尔德解开他棉袄扣子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说：

“我们的连队在坦佩雷巷战中损伤大半，后来我们撤到了城郊，被编入了其他部队。坦佩雷失守的时候我就在那儿。连队基本上都从北方战线撤了下来，退到了海曼林纳－赫尔辛基的铁路线周围。我们退到了海曼林纳之后，我的连长让指挥员回家，他说白狗子一旦逮到我们，他们数到十个就要枪毙一个士兵，可那些士兵还勉强能够活下几个，指挥员是必定要被枪毙的。”

贝瓦尔德看到了内层城市连队的军大衣，以及别在大衣面上的红绶带。他向赫伊基点点头。提诺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

“坦佩雷落到了白狗子的手里，北方战线上全部都乱作一团。”贝瓦尔德发出认同的声音，他的邻居作为乡村部队也参加过坦佩雷战役。他虽然留在村里，但对前线的战事也有所耳闻。“指挥员几乎都回家了，我回不去，您知道我来自瓦萨，那里早就是曼纳海姆和德国人的地盘了。于是我只能向南走，部队里传言说赫尔辛基还在赤卫军的控制范围内，我就想着要到赫尔辛基去，再转乘火车去苏维埃俄国或者东卡累利阿。那里据说是有我们的同志。”

贝瓦尔德坚毅消瘦的脸上显出严肃而忧郁的表情，赫伊基倒抽一口气，发出震惊的声音，他还是继续问下去：

“那你为什么会戴着白军的标识？”

“我昨天在林子里打死了一个。我不知道，我以为是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饿极了。我两天半没有吃一口粮食了，我最后一顿饭是在里赫曼基吃的。现在我能吃一点面包吗？”

贝瓦尔德小心地掰下一小块递给提诺，面包瞬间就消失在提诺的肚子里。

“这么说坦佩雷是没有希望了。”赫伊基和贝瓦尔德都不愿承认这个事实。Nummi 村的赤卫队还没有从北方前线回来，他们以为在坦佩雷失守之后赤卫军能够再次占领这个城市。

提诺似乎已经恢复了一些神智。贝瓦尔德把提诺的匕首还给他。

“好吧，我们还是得把你关起来，不然那群老爷太太们不会相信你的。等明天晚上天色暗一点的时候我们再送你走。”

赫伊基权衡再三之后对提诺说。

13

“我想和你一起去赫尔辛基。”贝瓦尔德这样对提诺说。

傍晚的时候牧师的弟弟从隔壁村子里赶回来时，贝瓦尔德和提诺两个人正一起坐在离劳工之家不远的山上等待太阳落山。提诺的行李早就收拾妥当，村子里的几个赤卫队员在家中和赤卫队食堂里翻出了一些面包和熏肉送给了提诺。赫伊基还邀请提诺去他们家的桑拿浴室洗了个澡。提诺的头发终于洗出了原本的金色。兴许是结结实实地吃了几顿像样的饭，在夕阳和晚风的作用下，提诺的脸颊难得显出健康的玫瑰色，让他看起来更加稚气：

“可以呀，他们说你杀了村子里的庄园主于勒斯塔洛，你最好和我一起走，到时候他们一定会追查这件事的。”

“于勒斯塔洛不是我杀的。”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这个结实的瓦工生气，但这一件事除外，“那天晚上是他自己找到我家里，说要乘赤卫队还没有退守南方的时候去把自己的田契拿回来。他算准了我妈妈和他妻子是关系亲密的主仆，又承诺说如果白卫军问到了他自己会承担所有的责任。结果那天晚上他就被流窜在森林里的白卫军杀了。那

个白狗子应该是把我们两个当成了逃难的赤卫队家属。”

“我相信你。”提诺认真地说。

“为什么？”

提诺从石头上站了起来，“我在那天晚上，也就是你和那个‘老爷’出去的那天夜里，在森林中打死了一个白狗子。我以为他是鹿或者别的什么动物。我当时已经饿了整整两天，当时可能是饿出幻觉了。白狗子背的是德国枪，而且弹匣里已经缺了几发子弹。”

“就是你背的步枪？”

“是的，我以为村子里有白军，就把他的衣服穿在了最外面，也把自己的枪换了下来。”

贝瓦尔德皱紧眉头，忧郁地说：

“他们永远都不会相信我。”

“来吧，我们可以一起去赫尔辛基！”提诺向他伸出手来，贝瓦尔

德握住提诺遍布老茧的手，“或者去瑞典，你不是持有瑞典护照吗？我知道斯德哥尔摩也有共产主义小组，列宁从斯德哥尔摩回彼得格勒的时候还在火车上和他们的领导人谈过话！我当然也可以做宣传！你看，”提诺伸出另一只手，“我虽然是个工人，但也算是半个手艺人，制作皮革，大多数时候做鞋，有时候也能在小姐们的皮箱子上画几笔。当然我也会写诗歌，写宣传册子什么的。以前我住在瓦萨的时候我是瓦萨工会的区域负责人。”

“我只浅显地读过一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小册子，还有芬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我觉得我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怎么说，按赫伊基的叫法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是村子里面最早组织劳工运动的，比我更够格。”贝瓦尔德惭愧地说。但是提诺对他笑了起来：

“同志，贡献大小可不是按照知识多少来算的。你上过战场，那可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啦。”

最后一点黄昏的余晖在地平线上消失，月亮升了起来，惨白的月光将提诺和贝瓦尔德周围的灌木映亮。他们看到 Nummi 村里几家佃农家里微弱的烛光亮起，而牧师府的黄色电气灯则显得格外地刺眼。温柔的晚风将他们包围，石南和瓔珞树丛已经开始散发出淡淡的花香气，从土地上蒸腾起来。远远地，他们听见牧师府中有华尔兹音乐传来。

“这群老爷还真会享受！”提诺愤慨地说。

“啊……我们赤卫队大多数人还没有上前线的时候他们可不敢这样搞，最近大概是听说白军快要胜利了，就又放开了胆子。缴粮食的时候一个二个地说自己穷，但到这种时候还很讲究。”贝瓦尔德不屑地说着，又停下了话语，他感觉到提诺挽上他的胳膊，温热的触感让他的胸口没有理由地温暖起来。提诺笑着将另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贝瓦尔德，你会跳华尔兹吗？”

“会一点，我在劳工之家的周末聚会有时候会跳。但是我跳得不好，尤其是喝酒之后，总是会踩别人的脚。”贝瓦尔德承认。

提诺带着贝瓦尔德跳了起来，乐声隐隐约约，提诺凭借自己的记忆哼了出来。他们在那一小块空地上踏步旋转，而后贝瓦尔德又拉着提诺去了劳工之家。深色的木质地板疏于打理，他们从屋子的一头跳到另一头，脚步也从先前的拘谨变得熟练，仿佛两个人生来就该做对方的舞伴。

提诺用额头抵住贝瓦尔德的侧脸，低声说着什么：

“收拾好你的行李，套好你的马车，抱歉，我忘记你的马叫什么

了……”

“亚利。”贝瓦尔德适时补充道。

“亚利，给亚利上好缰绳，我们沿着铁路线走到赫尔辛基，我们往东方走。去苏俄，彼得堡……不，彼得格勒，莫斯科……”

他们不知道跳了多久，月光从劳工之家的窗户中投射在地板上，一大块一大块的光斑。最后，当光斑终于黯淡，贝瓦尔德和提诺才停止跳舞。他们还是保持着跳舞的姿势静止。

“我马上去收拾行李，现在月亮已经落山了，是走的时候了。”贝瓦尔德说，“现在，马上就走。”

赫伊基突然冲进劳工之家。他还没有把气喘匀，双手扶着腰使劲地咳嗽，像是从村子里跑来一样，他绝望地盯着贝瓦尔德和提诺，一词一顿地说：

“不用了，都走不了，牧师的弟弟刚刚从拉赫提得到的消息，赫尔辛基 12 号已经被白狗子们占领了。”

军事法庭草草设在之前的劳工之家中。农会主席赫伊基堵在门口抗议，被白军和自卫队直接抓起来送到镇上监狱中等待判决。贝瓦尔德和提诺也一起被关进了监狱。他们每天只能吃上一顿掺杂有木屑的黑面包。赫伊基的妻子包着一点黄油和面包成天在监狱围墙外面游荡，想着要和自家丈夫说上两句话。看守不让任何人靠近在押者。提诺把自己的手表送给看守，才勉强让他把赫伊基妻子的包裹递送给本人。

提诺的肠胃本来就不好，恶劣的伙食更加剧了他的肠胃炎。他每天就着水使劲地把面包捏碎硬吞下去，但他的身体似乎抗拒这些食物，每次勉强咽下去之后又条件反射般地吐出来，相当于一直没有能进食。贝瓦尔德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原本就消瘦的脸更加憔悴了，颧骨上全是伤和灰，蓝灰色的瞳孔涣散无神，眼中布满血丝。他的眼镜也被押送他的看守故意打碎，即使在监室中行动也要靠提诺带领。

应庄园主妻子艾莲的的要求，他们首先“审判”了贝瓦尔德。牧师起初犹豫着不想同意死刑的判决，因为贝瓦尔德和他的妈妈一样拿的是瑞典护照，不知道芬兰政府的判决于他是否有效力。牧师的儿子则没有对他显现出任何同情：

“瑞典的赤色分子依旧是赤色分子！他杀死了于勒斯塔洛！”这个从赫尔辛基来的年轻军官毫不留情，“得给这些无赖，杀人犯和顽固分子一点颜色看看，不然他们永远不知道如何听从命令，好好服从！”

裁决团在牧师府开会，没有正式的审判程序。邻村的几位男爵和农庄主们听了于勒斯塔洛妻子的痛诉，也纷纷投了赞成的一票。赫伊基因为从始至终参与了 Nummi 村赤卫队征用和动员，不出意外地被全票判定死刑。

提诺的情况还要复杂一点，先开始他们真的以为提诺是北方战线撤下的白军，准备将他的姓名和情况向上级报备，然而在从瓦萨长途行军的部队赶来会合之后，有人认出了这个曾经的红军指战员：

“他就是瓦萨制鞋工人突击连的狙击手！”白军中尉愤然地说，“哼，不过是个鞋匠，那些赤色疯子们都叫他瓦萨的猎手。提诺·维那莫依宁，我当然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他是红军指挥员！”

“哈，我算是看出来了，怪不得我觉得他刚来村子里的时候感觉怪怪的，像是在森林中逃亡了很多天一样。”牧师毫不犹豫地在赞同的选项上划了一道红线。“上帝的旨意是多么难以揣测啊……看看这些疯子，失去理智的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能够像跟随摩西一样跟随芬兰真正的领袖……他们得付出代价……就像索多玛城中罪恶的居民一

样……”在会议间歇时，牧师一边按着圣经，一边怜悯地想。

这些囚犯的命运早在开庭之前就已经被决定。

庭审只是走一个过场。几个白军指挥官坐在劳工之家的讲台后面，Nummi 村里自卫队的人将接受审判的人押送到场地中央。有些人已经因为连日的饥饿没什么力气了，有些人还在骂骂咧咧。赫伊基自学过法律，在几年间帮佃农打了不少官司，他甫一进劳工之家，就要求和法官陈述：

“……既然我们并没有直接参加赤卫军的活动，更没有上前线战斗。我们的案件并不能经由军事法庭受理，而应该由赫尔辛基的最高法院来裁断。而且据我所知整个案件的陪审团成员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过这场动荡的。在法律上来说……”

“去你的法律吧。赫伊基，别以为你还能像前几年那样天天宣传他娘的社会主义了！还帮佃农打官司，哼！”

贝瓦尔德是由基维奥亚押送过来的。他的身板依旧挺得很直，但是能看出来由于监狱里的湿气和恶劣的食物，他的脚步变得轻浮起来。他站在劳工之家的木地板上时，基维奥亚为了泄愤，一脚踢在贝瓦尔德的后膝上。贝瓦尔德一下没有站稳，跪了下去，法官向基维奥亚使

了个严厉的眼色，基维奥亚又粗暴地把贝瓦尔德拉起来。

“我没有杀人，自卫队的人误以为我和于勒斯塔洛是出逃的赤色分子才开的枪。你们也看到了，庄园主尸体上的子弹并不是土制猎枪的子弹而是货真价实的德国造。”

“你还想栽赃给白卫军，啊？！什么德国子弹！阿克苏医生为了避难几天前已经去了美洲，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除了这些我们还有征用的账呢，贝瓦尔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你攫取了镇公所的权力在这里建立赤色指挥部的吧？”

贝瓦尔德并没有否认。他们判处他死刑，这是他早已预料到了的。他的心中突然已经没有了愤恨，而是充满了异样的宁静。他从劳工之家出来的时候,其他人正把提诺带进审讯室。提诺向他投来问询的眼光,他摇摇头。贝瓦尔德不顾基维奥亚的抗议，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握住提诺的手，提诺闭上眼睛。

他们之间短暂的联结很快就被自卫队员硬生生地扯开了。提诺走进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贝瓦尔德用口型对他说:“会没事的,很快。”

贝瓦尔德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法庭上折磨了提诺。似乎那群审判人员对非直接参战人员心慈手软，提诺回到牢房的时候脸上多了几条滴

血的红印，身上也多了数不清的瘀伤和擦伤。提诺不愿意对任何狱友说法庭上的经历。贝瓦尔德用自己的衣服扯成绷带给提诺止血，提诺则拉过他的手，放在脸上的伤口上。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被喧闹声和哭声吵醒。家属在外面急切地想要再见亲人一面。

为了节省时间，白军决定进行集体处决，犯人们四个四个地排成队，被押送到离村子较远的一处森林中，那里他们已经逼迫赤卫队的家属们挖好了一个大坑。牧师也参与进来，拿着圣经让他们进行临终祷告。

“你信上帝吗？”提诺悄悄地问身旁的贝瓦尔德。

“不信，我不信老爷们的上帝。”

“我们至少坚持得比巴黎公社的时间要久。”提诺自嘲地笑笑，“可惜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死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像睡觉一样容易。”贝瓦尔德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在短短三天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最荒谬的几个时刻，被白军诬陷，抓住一名穿着白军衣服的赤卫军，赤卫队在芬兰像退潮一样迅速被击溃，连赫尔辛基也已沦陷，

他和另一个赤卫军准备将俄罗斯作为最后的避难所。而现在，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森林中，迎接自己最后的命运。

提诺开始唱起马赛曲：

“前进，祖国的儿女，快奋起

梦想着光荣之日

……

武装起来，同胞

组织好队伍

前进，前进！”

他是用法语唱的，在死刑犯队伍中有几个人认出来了这个曲调，也应和着提诺一起唱了起来。队伍里歌声低沉，时断时续。贝瓦尔德也用芬兰语跟着提诺一起唱。赫伊基走在他们的旁边，脸色发灰，却一直保持着平静的神色。森林里的风声和其他杂音很快就吞没了。在最后那段路上，提诺一直说着些什么：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在芬兰的原野上。……他们损失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全世界。”

24

而贝瓦尔德只注意到提诺漂亮得像玻璃一样的紫色眼睛，他一直看着提诺，提诺也看着他，直到士兵要求他们一字排开。他们互相抓紧对方的手，感受到对方身体的颤抖。和赫尔辛基或者苏俄相比，死亡离他们更近。提诺扭过头来看着他，嘴唇翕动，像是要说些什么，士兵的子弹已经上膛。

贝瓦尔德这时也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决定，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身体，他最后感觉到的只是提诺依旧紧握住的手，和提诺最后的呼喊：

“十月万岁！”

§ 瑞典先生的信

KIRACE

01

他办公桌的正中央还剩下这最后一封信。

说实话，贝瓦尔德·乌克森谢纳并不知道如何处理它比较好。快下班了，等一会主播便会过来取走回好的信，剩下这点时间足以写一封草率的只包含问好和祝福的明信片，却不远对得起寄信人的期待。对于这样一位寄信人，普通的问好和祝福没有实际意义。

风从掩不实的老窗户里漏进来，拨动着那封信细心拆开的封口，贝瓦尔德感觉那上下翻动的三角形封口像个孩子般在向他招手。实际上，给他写信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孩子，这个范围没有准确的年龄限制，贝瓦尔德只管相信他们是就够了。一年前，刚在电台找到工作的乌克森谢纳为了多挣点小零钱，接下了这样一门活：每周末开放儿童信箱并

挑选几封写下回信，交与主播播出。

贝瓦尔德后来才明白，这样的活也就是交给刚步入行业的新人赚赚外快而已——而这已经是他自告奋勇揽下这门差事的第二年了。平心而论，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差事：哪怕是对有一年工作经验的贝瓦尔德来说，平日撰写播音稿所耗的精力也不及此事的十分之一。那堆花花绿绿、字迹稚嫩的信件仿佛有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让贝瓦尔德着迷于此、也享受于此。

透过各式各样的信封，里面的内容说到底多是孩子气的事情，讲清楚道理，贴上祝福语，便可妥善解决。这是他一贯的路子，如本国一贯的中立避战，凝结着经验，适用较广，却不是时时通用。至少眼下他不能保证这位提诺的期许也能得到等价的回应。做了个深呼吸，他再次打开了那封信：

S 电台《儿童信箱》：

敬启。

不是很懂瑞典语，可能会给您的阅读带来麻烦。抱歉。

27

我叫提诺，去年十二月被母亲从芬兰北方的罗瓦涅米寄养到瑞典。这是个很和平的王国，您是不是也这么认为？作为外邦人我是这么认为的，既和平又善良。这个国家像位温柔善良有教养的先生，我心里一直称呼他为“瑞典先生”。这只是个虚构的想象，说出来一定会被人笑话吧，我并不想那样，我相信先生（小姐）您不会说出去，就像相信“瑞典先生”的存在一样。

我能做得也仅仅只有“相信”而已。瑞典很好、瑞先生很和善，但我和他并非一方之人——“我是个芬兰人啊”。这样的身份注定了我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悠游自在地享受和平的瑞典的人们分处两个世界。并且我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两个世界间的距离在加大，名为战争的恶人撕裂着它们：生活中原本善良的他们更多地指责起我的祖国，说起我和我的同胞是忘恩负义的骗子、会践踏瑞典的和平。

我恨战争，它使我们背负罪名，也让心中那位瑞先生的形象蒙上灰暗。可是，先生（小姐），我从不认为自己有错，更不认为我的祖国有什么错，我们只是为了自保，与背信弃义毫无关系。我恨战争，但此刻我又是多么想通过战争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您会不会觉得我只是个叛逆的、来自未开化蛮荒国度的小疯子？

我只想回去，前线也好、后勤也罢。我不知道在芬兰自己的未来是生是死，我只知道我不属于这儿。寄回芬兰信得到了母亲的直接否定，

难童负责人也无条件地拒绝了我的申请，我选择离家出走又被抓回锁了好几天。先生（小姐），如果您能看完这封糟糕的信还觉得这个可怜的小疯子有救，请告诉我该怎么办，在您看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

反之请忘了我和它。很抱歉耽误了您宝贵的时间。

提诺

贝瓦尔德不得不承认信中关于瑞典的部分是事实，那个拟人形象还使得残酷的事实稍微变得让人接受了些。没人比整理电台播音稿的他更清楚，“和平永驻”这个固定搭配已经在稿件的字里行间消失很久了。中立成了空头支票，谁也不知道闪电般的崩溃什么时候到来。

敲门声令他中止了臆想抬起头，透过镜片能看到身着西装的女主播站在门口。他连忙放下手中的信纸，叠在桌角，礼貌地倾了下身子。

“辛苦了，现在看来也就只有这件一周一度的事相对轻松了吧，”她一如既往地走来桌前，贝瓦尔德也能一如既往地瞧见她额角沁出的汗：根据以往的经验，工作繁忙程度本就和日渐增加的白昼时长成正比，现在的情况更糟，周围的硝烟可以随时成倍地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和疲

惫度——尤其一个多月前那群不安分的德国人直接点燃了连结东边另一座炸药堆的导线。

贝瓦尔德有点庆幸自己只是个地位还不到二线的后勤人员，尽管揽下了儿童信箱的回信大权，也尚留余力。他把架上的小纸箱取出递给女主播，里面叠着色彩缤纷的信件，和一边按字母顺序规整摆好的文件夹格格不入。仔细看便能发现每一封都用回形针别上一两页朴素至极的电台信纸，贝瓦尔德个人的严谨风格就夹带在里面了，“左边隔开的五封比较适合念给听众，其余您让收发室寄回去就好了。”

“还是写了这么多呢。”女人笑着接过箱子，“其实不用那么辛苦，过去周末儿童节目的时间加起来还没有广告长，现在更不会比战场报道长……这丁点时间是念不了几封信的。”

“但回信都会以电台的名义寄出去，不是吗？”

“是‘没有敏感要素的都会回寄’，乌克森谢纳先生。您筛过新闻稿也知道，哪怕是瑞典，这中立的路子也越来越难走啦，”她挥了挥手，“何况，一开始节目组那边就没有‘全般回复’这个打算，回信从来都是经过‘挑选’的。我知道贝瓦你工作踏实，但也没必要强行给自己增加工作量吧？”

“我明白。您慢走。”他咽下喉咙间那些有的没的句子，的确没法说再多了。僵硬地目送主播离开后，贝瓦尔德再次拾起那封并没有太多花样的信，他辨着那个芬兰孩子歪歪扭扭的字体将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窗口树枝的阴影随着太阳的渐沉缓慢地位移到了他的镜片上，其后的湖蓝色沉了一下。贝瓦尔德将信纸叠好收回信封，他瞥了一眼空荡荡的废纸箱，决心以个人名义回复这封信。

02

贝瓦尔德发觉自己这个决定愚蠢至极是在周末切实给提诺下笔回信之时。称决心回信为愚蠢，根源在他能力有限，而非这个决定本身多余。好几次，脑内编织好的美好句段在钢笔蘸墨的一瞬间灰飞烟灭。对付孩子气的小问题他有自信用“得心应手”来形容，可惜用同样的模式来回复提诺，那无疑是一种敷衍——贝瓦尔德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么做。

瑞典人咬了咬下唇好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又看了一遍那张下端的页角已被捏皱的信纸。“瑞典先生”，默念着这个不存于世的名字，乌克森谢纳居然感觉自己嘴角弧了几度。提诺一定是个懂事的男孩，他闭上眼睛想，也许正是为了照顾瑞典阅信者的心情才故意捏造了这样

一个虚拟的形象。不如索性也借用这个形象来传达自己的话好了。

首先感谢您的来信。无论如何先别急着给自己下疯子的精神鉴定。

芬兰在瑞典语中的意思难道不是“美好的土地”吗？我还从未听过蛮荒之地的说法，你大可认为那是丹麦人造的谣，也许真的是这样。

他这么写着。他并未踏上过这片隔海相望的土地，在乌克森谢纳词典中芬兰这个词的解释就像一个用褒贬不一的剪报拼成的人像，他抽出了其中最为和善的一片。顺带夹带了点个人色彩，他的确有点讨厌这个南边的邻国，当然，现在更多的是同情。

瑞典和瑞典先生自然是很了不起的存在，如果是死板电台死板节目组的死板回信者毫无疑问会这么写。很抱歉，机缘巧合之下，回这封的并非那些人。所以，我会诚实地承认，瑞先生他的确不像从前了。

和王国不同，瑞先生很可能只是个人，因此，我们做个这样的假设吧，真正的疯掉的会不会是瑞先生？而不是你，也不是你身边的任何人。可以继续想象：瑞先生最近活得无比压抑，不论东西，所见之景，无外乎战火与苦难，无外乎仇恨与贪婪，因为这样的压力，疯了也是人之常情吧？毕竟，瑞典先生也是作为个人存在的——令人无比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能快速治好人类疯癫的药物。最有效的药物，莫过

于时间。作为瑞典人，我也可以毫无保留表示：好像没有什么比忍受一个疯去的亲朋更难受的了。

贝瓦尔德写下了心里话，正因为心里话直白如此，掺杂着对中立、对瑞典都不利的敏感信息，才不能冠以官方之名寄出。被发现了直接开除都不一定，他好笑地想。

根本上，瑞先生是被没有选择逼疯的。不止他，我们都没有选择，也被战争、政策之类的无趣东西折腾着逼迫着。很抱歉，这个角度上，我也成了一个死板的回信人。我相信你母亲所做出的选择是最好的，哪怕是个没有选择的选择——正如你相信瑞先生，正如你相信我不会把瑞先生的秘密传出去。

卡住了，他有种想把这张信纸撕毁的冲动。给提诺一个符合心意的完美回复，他做不到。

我为我的祖国和同胞为你带来的困扰深感抱歉。你大可以不喜欢瑞典，但请不要向往战争。芬兰人的身份不会妨碍你做个瑞典人，它也并不需要参战来证明。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证明方式的，提诺——在这之前，请相信瑞典先生，他或许会因为常年不涉战不能理解芬兰的抗争，或许偶尔还会在酒后抱怨这抱怨那说着没有意义的疯话，但他一定会尽可能用中立手段来保护你（我得说他的部分手段愚蠢至极）。

试着做个瑞典人吧，提诺，在你能选择做个真正的芬兰人之前。

快结尾时贝瓦尔德回看之前的字迹，因为慢速的下笔异常工整，墨迹深陷纸中。刚才有那么激动吗？他皱了皱眉，顺带打消了写真名的念头。

另，下次的信直接寄这个地址就行了。死脑筋的电台只会把不利的信丢进废纸箱。

S·乌克森谢纳

他写完时太阳已西沉，推开窗户探出头，最后一点余晖刚好把地平线的轮廓勾勒出一条完美的直线。他希望那是一条能保护提诺的边界。

几个月后的圣诞节，他收到了芬兰孩子的贺卡，上面只有一句“谢谢您，先生，圣诞快乐”，瑞典文的字体比上次优美了不少。

03

他和提诺这个名字最后的信件来往是在 1944 年的秋天。

那时候贝瓦尔德早已晋为中层职工、更不会再去打理儿童信箱，似乎是看中了他低沉平缓的嗓音，在寄出那封个人名义的答复信后不久，乌克森谢纳便被调去播新闻了，认真严肃的语调倒是难得地体现了这个国家表面上的中立。那些电台管理层的老头子叹着气说，能做到表面就足够了、足够了，于是他们很满意那个用几乎没有感情的声线一边强调中立的立场，一边播报铁路被租用消息的小伙子。

贝瓦尔德只觉得讽刺，每次的念过作废的稿子都被他捏成纸团，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泄愤方式了——几年下来掌心都被磨出了老茧。

在自己邮箱里掏出业已蒙尘的白色小信封时，贝瓦尔德不由浮想起来：自己有多久没开过信箱，又有多久没人给自己寄信了。收拾好一切，在台灯的暖光下，他始觉寄信人那块写着“提诺”。他回想了一下当年给他带来辨识困难的东倒西歪的字，这孩子的字进步了多少，搁手抄本盛行的时代一定是人才……拆开边缘时，信纸的一角恰到好处地侧了出来，透过光线的仅有几行字，看来是封短信。

尊敬的 S·乌克森谢先生：

久违了，不知道您还记得吗，我是那个来自您所言“美好”土地上的提诺。

如今我能做出自己的选择了，即便要抛弃好不容易换来的瑞典人的身份，又或者我从来就不是瑞典人？不得不说很遗憾，战争快要告终的今天我才醒悟，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都是个芬兰人。我必须回去了。

做了有悖您心意的事。但请相信，我由衷感谢您的信，瑞先生。希望您能允许我这么称呼您。

提诺

提诺在瑞典和芬兰中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了回国。

至于回国的具体目的瑞典人自然联想到了——战争。他这段时间过手的新闻稿件中，白字黑字地印着芬德合作破裂在芬兰北部开战的消息。而这封信至少也是几天前寄出的，地址上的小镇距离斯德哥尔摩有一段不短的陆路。

那个中午，贝瓦尔德几乎是跌撞地披上风衣冲出门的，奔走在北欧冬日短得可怜的白昼间。他还记得灰蒙蒙的雪天下，车辆拥堵着，急性子的人开始烦躁地骂街，贝瓦尔德比他们更急，放弃了出租车，踏上残雪的人行道，狼狈地在车站关门前冲进售票厅，冒险地翻过栏杆，喊住开向那个偏僻小镇的最后一班长途车。

提诺是不是早已踏上归途，他究竟走了几天、走了多远，他为什么还是执迷于战争，这家伙是疯了吗……跑了一路的播音员瘫软地跪在座位上，颤颤地取下沾上汗的眼镜，抓着被碎雪搅乱的漂亮金发——他不敢想，又不能不想——好像没有什么比看着一个亲朋疯去更难受的了。

他忘了思考，在他眼里，提诺算什么样的存在。

有点售票员操着粗犷的嗓音问他，年轻人，什么事那么急，失恋了？缺氧的恍惚中，乌克森谢纳听不出那是个和善的玩笑，在胸闷的痛苦压迫下他只吼出了一个词：救人。

他现在还记得，他的声音失去了以往播报新闻的平稳，像条被惹怒的龙。

04

“噢，您就是几年前给提诺写回信的那位先生？您可真了不起，那样别扭的信都读得下去。”

“那时候他的瑞典语可差啦，还有好一部分是我教他写的……不过收到信后就开始认真学了呢，您到底给他回复了什么呀？”

“好吧，您就那么想知道提诺的事？”

“他学了一口很流利的瑞典语，却执意要回去，你说那孩子是不是傻？”

“最后给您的那封信是委托我寄的，自从里斯托·吕蒂那伙计辞职后，提诺就嚷嚷着要回国了。”

“嘿，贝尔，你听说了吗？北芬兰被德国那博士烧了一路……”

“罗瓦涅米直接烧成了灰呢，啧。”

“现在的新人越来越不懂得规矩了，学学贝瓦那样不好吗，千万别得罪了德国人啊。”

黑暗中他的右手紧攒成拳头，掌心没有令人恶心的纸团垫着，被指甲刮出了血。

“好战？多亏了您的信，他老久之前就没有再提过了。”

“他不会成为战争狂的，芬兰需要这样的他。请您相信他。”

“必须回去了。”

窗外汽车驶过，车灯的光溜进了房间，却没有溜进贝瓦尔德紧闭的眼帘。反而因路面的震动，枯枝上的积雪僵僵地摔在地上的声响溜进他捂不严的耳朵。

“嗨，瑞先生，现在我能真正选择做个芬兰人了。你呢，找到自己

的选择了吗？”

乌克森谢纳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喘了口气，他不喜欢在梦里看上这样一场走马灯。从床边站起，摁开一边工作桌上的灯。桌子的正中央堆着一沓新闻稿，凑近还能闻到劣质的油墨味，它们自觉地倒向了雅尔塔,附带着诅咒柏林的大快人心。上司给的任务是今晚背熟明天播出，去他妈的任务，他喃喃道，随即抛开那堆废纸。

他拉开最底层的抽屉，其内是多年不用的信纸，上次使用便是给提诺回的那封信，而今摸着还能触碰到当时钢笔透过纸页烙下的印迹。

瑞典人仿佛听到了有人在演奏舒伯特那套《冬之旅》，不同于两年前在电台音乐部那边听到的慢奏版，苍老又无力，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轻快旋律，和他刚才把废纸丢了个纷飞一地的快感一致。贝瓦尔德隐隐约约辨出那好像是第一章，《晚安》，他坚信那是精神不振下的幻听，他从未听过这个版本，半夜三更更不可能有人敢这样公然扰民。

他撕下一页纸，抓起钢笔写不带犹豫地写上了“辞职申请”四个大字。一瞬间，贝瓦尔德·乌克森谢纳想起了《冬之旅》同名原诗的首句：

“我来是外乡人，走亦外乡人。”

我来时是孤单一人，走时却有一影随身。

05

从体系里钻出来十几年后，贝瓦尔德才第一次踏上芬兰的土地。这次是为了会谈，芬兰那边出版社执意邀请他过来商谈合作。源起于社里一位的得意译者极力推荐瑞典人的作品。贝瓦尔德也清楚，自己的作品作为儿童文学，文化审查哪怕被苏联人掺了几手，也远比一般作品容易通过。不过那位译者，他莫名地好奇是何方神圣。

会议不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有代理人和助手负责，他基本不用说几句话，打量着对面的芬兰人阵营，不由想起当年心中的一处痛，他还记得有个叫提诺的小孩，一面坚称自己是芬兰人，一面感激地叫他瑞先生。

“乌克森谢纳先生，请签字。”助手递过合同，他恍然抬起头，视线和最边上的年轻人对上了。看来对面同样有人在打量着他，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也想起了什么。对于他的察觉，那位并没有什么不适，笑着点了点头，从未见过的紫蓝色瞳孔煞是好看。

贝瓦尔德看清那双眼睛沉淀的色彩是在会后了。

对方主动找上他，带着看不出商业性的商业性笑容，“请多指教，我是维纳莫依宁，”他说着流利的瑞典语并伸出了手，“我将负责您小说芬兰发行版的翻译，着实荣幸。”

“荣幸的应该是我吧，能得到您的推荐。”并没有做太多预习功课的贝瓦尔德有点蒙。典型的芬兰名字，除了这点，他几乎一无所知。他只觉得维纳莫依宁的笑很好看。

“哪里的话，您的作品优秀是事实啊。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为瑞典儿童文学做翻译，”对方有些紧张，贝瓦尔德看着他蜷起的手指大致猜了出来，“我希望能和您交流一下……仅以个人身份。”

“好的，您大可放松心情。”贝瓦尔德心里责怪其自己那一张令人畏惧的脸,它比起与面前这位身高比他矮上半个头的芬兰翻译家交流，更适合去播报新闻……或者暴雪天气的预警?

“我是近日才拜读完您的所有作品的。作为芬兰人，我有些好奇，为什么您的作品中与芬兰沾边的形象这么多，并且总能描写得有血有肉？据我所知您可是个标准的斯德哥尔摩人。”

42

“……如果您介意的话、不回答也行。”维纳莫依宁试着仰起头和他对视，他小心翼翼地补上了一句。

“因为我喜欢芬兰先生吧，当然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心怀歉意。”

“哈？芬兰先生？是您惯用的什么小说手法吗？”

“是不是有点好笑？作为老糊涂给您带来困扰真不好意思，某种意义上他只是我假想中的一位小先生罢了，”对方有些惊异的表情，贝瓦尔德的声线保持着平缓，“那是一个彻底的芬兰人。”

“噗，那是不是也有‘瑞典先生’之类的存在？”

“啊…我想是吧……”作家愣了愣，他从未听他人念出过这个不存在的人名。

“如果有，我想一定是像您这样的，温柔、体贴、字很好看。是这样吗？”

这回惊讶的变成了贝瓦尔德。而芬兰人的瞳孔中，紫蓝色的惊异已经升华成了惊喜，他的笑容变得更真实了，“您好啊，瑞先生，”

“我是维纳莫依宁，提诺·维纳莫依宁。”

* 小提诺给贝瓦寄求助信的时间大概在1940年8月。1940年6月底，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芬兰政府曾错误地通知过瑞典“1942年以前，德国不会与苏联开战”，因而战争爆发后，瑞典方面认为是受了芬兰欺骗，民间对芬兰的情绪波动迭起。

* 瑞典二战中的中立地位微妙，为了保护国家而偏向德国，具体如：允许德国军队物资直接在瑞典国境运输等，实际上已违背国际法上中立国的义务，是名存实亡的“表面中立”。

* 二战后期芬兰向苏联求和，依和约芬兰需要将所有德国军队驱出国内。芬德在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交战，德军指挥官洛塔尔·伦杜利克博士采用焦土战术，烧毁了芬兰北部的大片地区，其中包括省会罗瓦涅米。

44

* 缪勒《冬之旅》原诗首句有两种译本："我来是外乡人，走亦外乡人。""我来时是孤单一人，走时依旧孓然一身。"舒伯特的《冬之旅》套曲依据该诗而作。

∽雪中的奥德修斯

许愿

01

提诺不想睁开眼睛。

他失去了时间概念，柔和的阳光洒在身上，没有一刻间断，期间他睡着过那么一两次，每每醒来，只觉得阳光更温热了一点。大概是夏季，可天还是很冷，他的皮肤被极北凛冽的寒气切割得又痒又麻，他一点也不讨厌这种感觉，倒不如说，唯有这样，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真正活着。

活着？这个想法使他吃惊，他活得足够久，遭遇过最寒冷的冬天，见过被鲜血染透的曼纳海姆防线，他曾为民族荣耀抗争到底，他曾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险些一睡不醒，死神光顾赫尔辛基并非一次两次。可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活着”这一字眼会毫无理由地闯进他的脑海。

提诺尝试睁开眼睛，或许因为睡得太久，最简单的动作也让他觉得生疏和费力，他不知道自己的眼皮有没有抖动，他也不在意。黑暗在

面前化开，淡去，金色的阳光刺入紫色的瞳孔，让他晕眩，可他却倔强的没有遵从身体的本能反应，而是将眼皮最大限度地撑开，接纳肆意闯入的光芒。

这里是瑞典。

他当然没有走遍贝瓦尔德的每一寸土地，让他得出如此结论的仅仅是右前方十五六米开外，一座还未撤去的五月柱，以及陷在泥土里的彩色花瓣和挂在树枝上的一面瑞典国旗。

提诺完全能够想象昨天瑞典人在这里庆祝仲夏节的盛况，跳着节奏明快，动作有力的民族舞曲的瑞典小伙子们和姑娘们，燃烧的炭火上铺着腌青鱼，最重要的是，无限量供应的啤酒和伏特加。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是贝瓦邀请他来参加仲夏节庆典，于是他毫不意外地豪饮一整个晚上，随后直接在这里睡着了么？他一点也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事，甚至对今天是何年何月也印象模糊。

贝瓦尔德去哪里了？他想要抬一抬沉重无比的胳膊，却没法移动分毫，一定是宿醉的错，他这么安慰自己。

再睡一会儿吧，这么想着，提诺闭上眼睛。

47

昨天一定给贝瓦尔德添了不少麻烦，作为回报，秋天的时候提诺要邀请他去拉普兰，当然还有丁马克和诺威，他们可以从罗瓦涅米开车向北去，那儿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还有林中小木屋可供租用，到时候浆果全熟透了，他们可以采上一大筐回去好好享用。

还应当在车里备上雪具，等天气再冷一点，他们就拿着滑雪板去越野滑雪，提诺的滑雪技术很好，拉普兰的低地坑洼不平，布满石块和碎木头，这难不倒他，他每次都能从高高的山坡向下滑到底，漂亮地躲过所有障碍物，再一个旋身停在踩着滑雪板不停挣扎的丁马克面前。

不管是贝瓦尔德还是诺威都会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而丁马克则会勾着他的肩膀开玩笑，说他应当代表国家队出战冬奥会。

还有最重要的，也是提诺最喜欢的一项活动——打鸟。他有一杆莫辛纳甘步枪，冬季战争留下的，而贝瓦尔德有一杆霰弹枪。丁马克的枪法不怎么样，诺威的准头更是差得离谱，所以只有贝瓦尔德会陪他进行这项运动。

他们在清晨踩着结霜的草地，选一片葱郁的树林，由贝瓦尔德放第一枪，霰弹在林间炸裂，惊动整个林子的飞鸟，而这时候做好准备的提诺则快速拉栓，上膛，射击，一下下重复，直到射完一整排子弹。他绝不会射失一枪。

他把莫幸纳甘递给贝瓦尔德，而那个瑞典人则摇摇头，说：只要你尽兴就行了。

回去的路上，贝瓦尔德难得的打破沉默，说他打鸟时，整个人都变得凛冽起来。而他则笑着开玩笑说，他总是误以为他还在打苏联人。

提诺回想起从前的事，然而并不是全部，只有一些色彩鲜明的片段，他忘记了很多繁琐的小事，比如那天午饭，丁马克为他们做的浆果派是树莓馅还是越桔馅，他一直相信忘记某些事是为了更好的记住一些更重要的事，所以他没有费劲回忆，而是渐渐进入了深度睡眠。

02

寒风如尖刀刺进他的皮肤，四周没有一丁点散发出热气的活物，这让他想起 1939 年的寒冬。

衣着单薄的芬兰人躲在战壕里迎击前苏联的一次次猛攻，战斗机在头顶盘旋，从高空投掷下的燃烧弹明亮却冰冷，照亮卡累利阿地峡没

有尽头的黑夜，密集的火炮攻击让他喘不过气。

同迟迟不愿到来的黎明一样，战斗仿佛没有尽头。

他们的防线坚固，占据地利，可体系还停留在静态防卫，苏联军队猛烈的攻势一次次险些摧毁防线，这样下去唯有坐以待毙，提诺开始组织反攻，以拼尽弹药的势头与苏联人进行火力对抗，他的莫辛纳甘步枪填装了一排排子弹，他本该是精确打击目标的狙击手，可他手中的那杆枪还是成为无差别杀戮的机器。一颗颗炮弹落入战壕，掀起尘土和雪粒，将他裸露在外的皮肤刺得又痒又痛，惨叫声此起彼伏，他却没有功夫回头看一眼又失去了哪位战友。

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总是很快被风雪掩埋，漫无边际的冰雪反射着惨淡的银色月光。他身边的芬兰士兵越来越少，可苏联人永远不知道疲倦，他们企图用一场极不对等的战争消磨光芬兰人的意志。

提诺维纳莫伊宁紧盯前方，一刻也不松懈。

最终，战壕里仅剩下他一人，腹部撕开的伤口也被冻住，流不出一滴温热的血液，他死死握着那杆没有子弹的莫辛纳甘，大口喘着粗气，而敌方似乎也终于愿意稍事休整。他握着步枪，平躺在雪地上，眯起眼睛望着漆黑的夜空，意识一点点抽离。

提诺敏锐的听觉忽然捕捉到风声中隐约藏着的靴子摩擦雪粒的声响，他蓦地睁开眼睛，黑暗中出现两个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的身影，接着是一整队的人马，他们不是从东边来的，这多多少少让他放下戒心，他们走得很慢，一步步艰难的向他挪近，他不知道来人是敌是友，反正他的状况已经不能更糟糕了。

他终于看清来的人是贝瓦尔德，他吃力地挪动身子，靠在一辆正在冒烟的战车边，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高大的瑞典人。

“援助。”贝瓦尔德简短地说，“以乌克森谢纳个人名义。”

提诺依旧没有说话。

“你们已经没有粮食了。”贝瓦尔德企图让他认清现实。

“我们可以采浆果，可以捕鸟，只要有这片土地在，我们就不会饿死。”提诺对着他大声吼叫。

“现在是冬天，你们没有弹药了。”贝瓦尔德不为所动，他在提诺面前蹲下，踌躇了一下，伸出手摩擦芬兰人结着雪粒，沾满鲜血和灰尘，已经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淡金色发丝。

“不需要。”

“再信我一次。”不知是否是错觉，提诺觉得贝瓦尔德声音里带上一丝恳求。

背叛的苦楚，信任得不到回报，被肆意践踏的真心，所有的负面情绪在提诺已经混沌不清的大脑里炸开，发酵，变质。

他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瑞典人?

可是除此以外还有别的选择么。

提诺你这个软弱的懦夫，这不过是你给自己找的借口，你打心底里愿意相信贝瓦尔德，哪怕被一次次背叛，仅仅因为千百年前，他在一片茫茫雪原上找到了你。

他握上贝瓦尔德对他伸出的一只手，在风雪中失去了意识。

然而他依然没有松开手中那杆莫辛纳甘。

提诺醒来时，眼前是与 1939 年如出一辙的漆黑与寒冷，在风雪中向他摇摇晃晃着靠近的身影让他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直到他清楚瞧见那一撮藏在帽子下的蓬乱金发——是丁马克和诺威。

丁马克脱下帽子，对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随后将那顶毛茸茸的防风帽扣在提诺的脑袋上，丹麦人身后的挪威人还是对所有事都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安静地脱下斗篷，走近两步，将之披在提诺身上。

好像，不那么冷了。

提诺感激地望向两位老友，动动嘴唇，发不出一点声音。

丁马克抬手抖抖自己的斗篷，另一只手拉了拉诺威的胳膊，挪威人沉默地看他一会儿，便乖乖靠进丁马克怀里，两个人的身体被宽大的斗篷一同包裹进去。

随后丁马克望着他说话了，丹麦人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干哑，这和提诺记忆中的不大一样，他没有闲暇去思索这个，因为丁马克接下去说的话让他无法消化。

“嘿，老伙计，好久不见啦，最近过得好嘛？哈哈哈，怎么可能会好呢，在贝瓦尔德家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我没法说太多，我一提到想要过来看你，贝瓦尔德那家伙就像是要把鲱鱼罐头糊到我脸上似的。况且，该说的，贝瓦尔德每天都会对你说。可是每天对着那张臭脸，吃饭都会倒胃口吧，见到我，老伙计，你一定挺高兴的。”

诺威用手肘狠狠捅了一把丁马克，金色头发的丹麦人惨叫一声，侧过头对自己的伴侣做了个鬼脸。

“国家变成空壳，而身为国家化身的你则变成雕塑，表情永远凝固在不会老去的面庞上，你的胳膊再也无法拥抱我们，这真是件让人伤心至极的事，不过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回来，芬兰政府很快就会重组，芬兰人民将要回到他们的祖国，那场该死的灾难过后，他们在贝瓦家过得很好，瑞典政府最近开始鼓励芬兰难民重回故乡，而芬兰小伙子们一个个也都跃跃欲试着要在故土上建起新的城镇,你会回来的,提诺，不用很久了。”

丁马克停顿了一下，再开口时，声带像是被寒风切割过，本就干哑的嗓音有些变调。

“提诺，世界上最棒的芬兰人，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拉普兰过秋天，你会喜欢我做的越桔馅饼的，记得上一次你们为了决定最后一块馅饼的归属权而展开了猜拳大战，那块馅饼最终被你收入囊中，你说，因胜利而得来的奖赏尤为美味，让诺子和艾斯不甘心了好一阵，你和贝瓦一定还会趁着我们呼呼大睡时悄悄出门，再带着午饭所需的新鲜食材归来。贝瓦尔德悄悄向我吹嘘过，他说，提诺举枪的样子，很帅。瞧他那张坚硬的脸因为你而融化的样子，真叫人瘆的慌。不过，有机会我真想亲自看一看，芬兰人的枪法。”

丹麦人的声音哽咽起来。

“我替你们感到惋惜，你们都是好样的，那天过后我和诺子对贝瓦的担忧一刻也没有停下，可他的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的好很多，他高效地处理政事，同时保证每天都能有时间上这儿来，等你回家，一天也没落下，春天他穿着厚厚的高领毛衣，拿一份报纸坐在你身边细细阅读，夏天他架起炉子，面对你坐着，烤上一大盘鳕鱼和牛肉，秋天他带上一瓶烈酒，一杯杯小酌，驱赶逐渐入侵的寒气，冬天则在这儿搭一座带天窗的防风帐篷，想和你一起看极光。”

丁马克迫使自己的声音带上极不自然的欢快。

“所以，别让他等太久好吗，我们都在等你回家。”

提诺觉得有什么温热的东西在眼眶里打转，可他已经无法流泪，被大雪掩埋的记忆碎片终于被他的丹麦老友和挪威老友一点点挖出，如冰冷的刀刃一块块刺进他的心脏，溶进他的血肉，带给他比 1939 年更甚的疼痛。

芬兰不在了。提诺维那莫依宁死了，醒悟这一事实后，一种更深切的疼痛开始剥蚀他的内心——遗忘开始了。

他当然记得他们一同去过拉普兰度假，然而也仅仅是去过而已，那对他来说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甚至比冬季战争还要久远。他不记得他们因为何种原因，搭乘什么交通工具前往拉普兰，他甚至不记得拉普兰的秋天是怎样一番光景。

他尝试回想起丁马克的越桔馅饼，诺威和艾斯兰的猜拳大赛，失败后他又转而回想他们生活的一切。世界会议上的争吵，仲夏节的篝火，圣诞老人村温暖的火炉，热气腾腾的桑拿，然而记忆中所有人的面孔都模糊不清，像是隔着一层水雾。

可他记得冬季战争，记得那一次次彻骨的寒冷，他记得贝瓦尔德对他的背叛和伤害，也记得他在危机中向他伸出的援手。

他甚至记得贝瓦尔德的那柄雷明顿 M870，漆黑的枪身，大约一米长，

对于那个大个子瑞典人来说,可以称得上小巧玲珑。可别嘲笑他的形容,要知道他最喜欢的步枪是一杆超过一米二的莫辛纳干。贝瓦尔德对那杆美国制造的霰弹枪做过改装，准星更加精确，抗后座力的性能也更好，他还增大了弹匣容量，最重要的是，他做了许多用途各不相同的子弹，有一次他甚至做出一种专开鲱鱼罐头的子弹，所幸被提诺及时阻止了——他们都不擅长做菜，所以常常需要用开罐器来对付储藏柜里成堆的罐头。另外还有一次，邻居家忘记带钥匙，提诺拿着那杆枪干脆的帮人轰开门锁，结果事后被屋主要求索赔，贝瓦尔德一边帮他们堵好门上开的大洞，一边告诉他，他拿错子弹了……

雷明顿 M870 漆黑的枪身看上去高效又帅气，再加上用途广泛，在极端条件下也能够正常运作，可他更喜欢贝瓦尔德拿枪的样子。

贝瓦尔德不常常在他面前用枪，他说，提诺是最优秀的狙击手，他没有必要班门弄斧。出去打猎时，他也仅仅放出第一枪，即使是霰弹，贝瓦尔德还是会眯起眼用准星瞄准，高挺的鼻梁上架着微微反光的镜片，镜片后的深蓝色仿佛也在发光，薄唇抿成一条线，金色的发丝在阳光下有些透明，随着林中微风同草木一起抖动，提诺觉得自己的心脏也在被树叶轻轻拨弄着，有一股热流在他的体内奔腾积聚，待一声枪响便迸发出来,他迅速架起自己的莫辛纳干,将受惊的飞鸟尽数击落。

贝瓦尔德是个例外，是他永远不能，也不可能忘掉的存在。

提诺觉得疲累，他不想思考这些，唯有将大脑放空，停止回忆，他的疼痛才得以缓解，他又想睡了，于是他阖上干涸的紫色瞳孔，进入梦乡。

03

提诺梦到了自己的那杆莫辛纳干步枪，他握着那把老式步枪，周围是白茫茫的一片，冬季的芬兰就是这样，除了雪还是雪，就连他自己也无法判断出这是奥卢还是南芬兰，既然还有阳光，那应当是南边，他捧着自己的老伙计,深一脚浅一脚跋涉于茫茫雪原,他并不感到畏惧，只要有一杆枪，芬兰人就不会畏惧任何事。

寒冷使他的感官迟钝，这是他记忆中最原始的寒冷，从拥有自我意识的那一刻，这便是他所能感知到的一切，他是从寒冬中诞生的，如果记忆一点点丢失，这寒冷势必是最后离开他的，他并不讨厌这寒冷，正是因为它，提诺才知晓何为温暖。

他看到炊烟，感到脚下的积雪薄了些，于是他加快步伐，直到眼前

出现开阔的海面，和隐于薄雾中的小岛——这儿是赫尔辛基，他死也不会认错，即使没有他所熟悉的建筑，岛上也没有芬兰堡。

他继续向前走了一程，看到一位穿黑色长袍的年长者和几名孩童围坐在一团篝火边，一位表情严肃，身形颀长的少年正拉着另一位娇小得多的少年沿着海岸线向那团篝火走去,那是小时候的自己,不知为何,提诺没有感到一点惊讶，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只是一名置身事外的看客一般。

几个人在篝火边坐定后，年长者拿出一份羊皮卷，要开始说些什么，年幼的他无心聆听，拉着同他一起过来的少年问这问那。

“你从哪儿来？”

“西边。”少年似乎不那么熟悉他们的语言。

“你和我是一样的？”

“嗯。”短暂的停顿后是干脆的肯定。

“我都不知道海那边会有同伴。”

同伴这个词让高个少年眉间的细纹松动了些，他有些犹豫地开口：“你叫什么名字？”

“Suomi.”

提诺在心底默念，他看着那团熊熊燃烧的篝火，被冻裂的食指摩挲着莫辛纳干深棕色的枪柄，他拿到这把属于自己的芬兰改良款莫辛纳干后，兴奋了足足一个晚上，甚至用小刀在枪柄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Suomi

芬兰，千湖之国，是的，这是唯一一件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的事实。

“那么你又是谁呢？”

提诺听见年幼的自己这么问。他将目光从篝火转向脸庞被火焰印成暖黄色的少年，蓝色的眼睛如冬季的大海，金色的短碎发被海风吹得蓬乱，高挺的鼻梁和坚硬的唇角还未长开，但已轮廓可辨。

他是谁？

不要说！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他只是忘记了，很快就能想起来！很快！提诺痛苦地抱住脑袋。

“贝瓦尔德。”

贝瓦尔德，贝瓦尔德，贝瓦尔德，贝瓦尔德，贝瓦尔德，贝瓦尔德……

这四个字如炸弹在他的脑海里爆开，相互碰撞，碎裂，再聚合，再继续碰撞……

提诺惊醒了。

他连贝瓦尔德也开始遗忘，这一事实使他恐惧，再这样下去，不用很久他就会变成一尊真正的，没有生命的雕塑。

他必须做点什么，提诺定了定神，尝试转动自己的眼珠，以观察周围的环境。还是老样子，同一个地方，积雪比上次薄了些，看来已经开春，他向下瞥了瞥，瞧见一撮熟悉的淡金色。

61

贝瓦尔德搬了一张折叠式小木椅，弓着身子坐在他旁边看报纸。

他看得很慢，每一版都足够他看上一个钟头，提诺猜测他是不是睡着了，要不就是眼神不大好，当然这两点似乎都不适用于那个果决强大的瑞典人。

他真想这个沉默寡言的人说些什么，什么都好，只要他说些什么，自己一定能回想起所有事。

“提诺。”贝瓦尔德终于如他所愿的开口了，“芬兰政府重组了。”高大的瑞典人站起来，稍稍活动一下筋骨，将报纸的头版头条平放在他面前。

“冬天已经过去，芬兰小伙子们回去重建家园，这里安静了许多。”贝瓦尔德将报纸小心叠起，收进购物袋，并取出一瓶伏特加，“我不知道你是否希望冬天过去，不过，这里是瑞典最北端，一年四季气温都在零度以下，所以，即使夏天冰雪也不会融化。”

“冷的话，就来点伏特加。”一边说着，贝瓦尔德打开酒瓶，变魔术似的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巧精致的酒杯，“但是，不能喝多。”

“你不知道那天之后的事，我决定在你的政府重组之后告诉你。他

们因为战事陷入胶着，战线迟迟无法向前推进而失去耐心，最终实施核打击，那时你正作为从前线撤回的伤病在瑞典养伤，我没有告诉你赫尔辛基陷入一片火海，可你多半已经察觉到了，那是你的心脏，随后的反常天气，凛冬将北极圈向南推进几十公里，到处都被冰封，北欧元气大伤，尤其是芬兰，无数难民前来我家避难，而你回芬兰的要求则被瑞典人一次次否决驳回，直至名存实亡的芬兰政府彻底解体。”

“我清楚记得那天你清醒的时间较以往长得多，就像回光返照，你没有再要求回到芬兰，而是找出那件我帮你修补好的军装，穿戴整齐，随后你找到我，询问你的莫辛纳干步枪去哪了。你紫色的瞳孔里闪着我从没见过的光芒,那让我感到恐惧和担忧,你多半是准备去做些傻事，于是我回答，莫辛纳干在紧急撤离时被丢在战场，等你病好了，就去做一把新的。虽然你对那把枪感情深厚，可莫辛纳干毫无疑问是早该遭到淘汰的型号。你对着我咧开嘴角，说了句谢谢，可我从你的眼睛里只能读出失望。我有些后悔了，后悔没有和你说实话，那杆莫辛纳干就存放在家里的地窖，我每周都给它上油。”

贝瓦尔德停顿了一下。

“当然，现在也是。要喝伏特加么。”一边说着，他一边将酒杯中的透明液体尽数倒入口中。

“之后，你推开门走入风雪中，我试图阻拦你，可你却恳求我，要我不要管你，你要再看一眼芬兰，这对你十分重要，于是我只得跟着你一同向东边的海岸线走去，我们顶着风雪一前一后走到卡尔斯堡的港口，你站在码头眺望大海，我则站在不远处看着你，我们大概都忘记了时间，等我清醒过来时，大海已经开始涨潮，浪花拍打码头，溅起水花，沾湿你的裤脚，可你却毫无反应，我想要带你回去，于是扯了一下你的衣角，你却纹丝不动，我赶忙确认你状况，得到的结果却让人震惊而绝望——你变成了一尊冰雕塑。芬兰政府解体，这是各大报纸第二天的头版头条。”

“这里是卡尔斯堡，瑞典王国北部，与芬兰国境线仅有一步之遥，你只要一转身就能看到自己的土地，前提是能够转身，希望你不要认为我恶劣，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回来，提诺，你让我们等得够久了。”

“芬兰共和国已经重生。”

04

提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每当他停止回忆与思考，就会陷入深度睡眠，期间记忆会被一点点剥离。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这是一

个慢性死亡的过程，如贝瓦尔德所说，他变为冰雕的那一刻，大脑并没有立刻死去，而是处于一种逐渐步入死亡的休眠状态。

如果不是那一个个梦境促使他一次次反常地苏醒，他或许早已彻底失去自我意识。

这么想着，困意再次袭来，成为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或许就是他迟迟没有到来的命运，提诺勉力赶走困意，瞪大紫罗色的眼睛专注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贝瓦尔德（当然就外界来看，他的表情还是没有丝毫变化），那个瑞典人面不改色地接二连三喝掉好几杯伏特加，看上去有些醉了。

“你是芬兰,芬兰只能是提诺维纳莫伊宁,从不向命运低头的提诺。”

这句话让提诺混沌的大脑一下子清醒过来，贝瓦尔德说得没错，如果慢性死亡是他的命运，他也没有理由这么快缴械投降，虽然记忆模糊不清，可他确信自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

“我明天再来看你。”

瑞典人简短地告别，转身缓缓离开提诺的视野。

夜晚即将到来。

疼痛没有一刻离开提诺，他拼命回忆，贝瓦尔德则是他唯一的线索，从一千多年前的茫茫雪原，到冬季战争，从横渡波的尼亚湾的维京战船到拉普兰的秋天。除去贝瓦尔德之外还有谁？戴着钢盔披着猩红色战袍，隔海峡向他们挑衅的高大丹麦人是丁马克，跟在丁马克身后，安静的，喜欢捉弄人的青年是诺威，还有他东边的邻居爱德华，以及让人讨厌的斯拉夫人伊万布拉金斯基。

上千年的记忆略过他的脑海，让大脑皮层超负荷运转，他感到头疼欲裂，于是他在自己虚空的世界里抱紧脑袋，抬头望一眼升到半空的，如弯刀般的月亮。

黎明不远了，他无法思考，也决不能让自己入睡，冷汗浸湿他的额角，他一遍遍默念贝瓦尔德名字，好像这样痛苦就能减轻似得。

停驻在大脑的疼痛渐渐向四肢蔓延，像是对他斗胆反抗命运的惩罚，提诺觉得整个人都在熔岩里翻滚，他闻到肢体的焦糊气味，却迟迟无法化为灰烬，在已有的记忆中，他从未承受过如此的痛楚，那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疼痛，他咬紧牙关，并清楚知道自己只要稍有松懈，等

着他的便是彻底死亡。

他不想遗忘，死都不想，他不想忘掉贝瓦尔德，不想忘掉冬季战争，不想忘掉家人们给他的珍贵温暖，也不想忘掉常伴他左右的寒冷，记忆塑造一个完整的人，没有记忆他便不是提诺维纳莫伊宁。与其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他倒宁愿怀抱着珍贵的回忆痛苦死去。

贝瓦尔德，贝瓦尔德，贝瓦尔德，贝瓦尔德，贝瓦尔德，贝瓦尔德，他一遍遍默念，仿佛唯有这样才能保留住仅存的一丝理智。

破晓前一刻，痛感空前膨胀，提诺向着空旷的雪原大吼出声，于破晓的第一道光芒洒下的同时，一道白光在他脑中爆开——他最终失去了意识。

OO 月 OO 日

——一名瑞典人的日记。

“提诺不见了，前一天他还好好地呆在卡尔斯堡的国境线一带，今天一早他却不见了。我立刻赶回自己的木屋，正好遇上刚把车停在屋外的丁马克和诺威。

丁马克朝我笑了一下，说：贝瓦，这次你怎么赶，我都不会走了，芬兰政府重组，说什么我们也会和你一起等提诺回家，是吧，诺子。他一边说一边伸出胳膊搂住诺威，然而挪威人直接避开他亲昵的举动，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告诉他们：提诺不见了。

他们两个愣了一下，诺威先反应过来，问：确认过边境了么？他说不定自己先回去了。

并没有，即使欧盟的边境相互开放，可因为战争，卡尔斯堡的陆上边境还是存在关卡，以便接纳芬兰难民，到现在为止，检查站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

提诺一定是暂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丁马克这么说，不知道他在安慰自己还是安慰我。

多说无益，我们立刻开始搜寻，卡尔斯堡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

我们不可能找到帮手，也不可能为此要求出动直升机，只能穿着雪地靴徒步搜寻。

我们带上少许干粮，有些地方过于偏僻，无线电也无法到达，从白天到傍晚，我们搜寻过卡尔斯堡周边的角角落落，每天约定在我的木屋里整合情况，进行下一天的分工。

丁马克和诺威看上去憔悴无比，脸色也在一天天变差，我猜想自己的状况也不会好到哪里。

我们不知道要找的是一尊冰雪雕刻的人像，还是会跑会跳的活人，亦或是，我们所寻找的提诺，已经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我极力否定掉第三种可能，可不安感还是在脑海中徘徊不去。

这是搜寻的第五天，依旧一无所获，周边的村民们纷纷表示没有看到我们口中的小个子芬兰人。

毫无头绪，令人绝望。这真实反映我现在的心情。

一楼的壁炉里炉火在熊熊燃烧，二楼有两个房间，我们三人都没有选择楼上温暖的床铺，而是一同呆在一楼明亮的会客室。

现在丁马克和诺威裹着一条毛毯，靠着沙发，依偎着睡着了。我无法入眠，于是走到屋外。最近几天天气晴朗，月亮较提诺失踪的那天饱满许多，深紫色的天空使我想起他的眼睛，然而他的眼睛要更加通透，明亮，温暖，从很多年前开始，夜空便对我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同时又让我感到恐惧——提诺是否已经与之融为一体？我必须掐断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会一直在这里，等待提诺维纳莫伊宁回来的人。

现在，我必须回去休息，搜寻工作还在继续。”

05

淡金色头发的青年忘记自己是谁，忘记他为什么会在这，只觉得四周刺骨的寒冷熟悉无比，他赤脚在雪地跋涉，不知道目的地，仅被本能驱使着不停向前挪动，他几度迷失方向，好几天来都在同样的地方徘徊。他没有吃东西，甚至已经失去饥饿感。

他恐惧同人交流，因为他忘掉了所有事，甚至对自己也一无所知，

他无法和他的朋友们（如果有的话）说话，他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原本的那个人。他的舌头因为缺水而僵硬，他的表情也凝固了，只有双腿在机械地运作。

有好几次，他听到不远处有人大叫：提诺维纳莫伊宁。这个名字让他有种熟悉感，可他不打算同他们见面，于是他躲在雪堆后，大树上，数次逃过搜寻。

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六天。

这一天他看到前方有微弱的火光，他的双脚已经被冻裂，这让他陡然加快的步伐有些踉跄，他很冷，冷到神志不清，他想要火，哪怕是将他吞噬的大火。

那是一间木屋，没有挂锁，壁炉里的炭火还在冒烟，显然有人居住，且主人外出不久。深色的皮质沙发看上去颇有些年代，上面放着一条白色的毛毯，矮桌上有各种各样的罐头，有的已经空了，有的还余一点，楼梯是桦木雕花的，漆了一层深棕色的木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木质家具，如果这些家具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那个人想必是世界上最心灵手巧的。

最终，他的目光被墙上挂着的深棕色步枪吸引，即便知道这是极不

礼貌的行为，他还是被某种力量驱使着一般，将那杆枪取下，细细观察。

“莫辛……纳干”他轻声念出这杆枪的型号，尝试将之架在肩上，瞄准壁炉里的火星，然而枪柄上凹凸不平的触感让他觉得不寻常，他将这杆超过一米二的步枪放在灯光下，拼出那几个用小刀刻的，粗糙的文字。

“Suomi.”他念了一遍，又重复一遍，心脏忽然狂跳起来。

一声清脆的鸟鸣刺破寂静的天空，提诺觉得他被点燃了，热流源源不断涌进身体，他握着莫辛纳干冲出木屋，熟练地拉枪上膛，瞄准射击。

砰——

傍晚归巢的大鸟被他击落。几步开外，一名憔悴的瑞典人看着他，一脸不可置信。

回过神的贝瓦尔德猛地将他拥进怀里，提诺有些愣了。

紧跟着回来的丁马克丢掉手中的背包，开始大呼小叫：“提诺！提诺！提诺！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贝瓦尔德你这混蛋！我说的果然没错！”

最后回来的诺威狠狠勒住他的脖子。

提诺，是的，提诺，他就是他们口中的提诺维纳莫伊宁，而这个拥抱着他的人是贝瓦尔德，提诺觉得有什么东西开始融化了，他惊诧的神情软化下来，虽然还有很多事想不起来，可是，他知道，这个拥有灼热温度的人，是他的家人。

而他，是归家的旅人。

“我回来了。”他收紧手臂，在贝瓦尔德的耳边轻声说。

§ 无神论者的节日

南森

无神论者对宗教性质的节日都不怎么上心。他们不怕神灵，更不怕幽灵。幽灵这个词像是中世纪穿越而来的词汇，即使把它放在图书馆夜校的业余创意写作课上也有些不合时宜。贝瓦尔德的创意写作课老师不止一次地提醒学员们规避这种“无聊的类型小说”。她的头发永远向后梳起，用一个老气的玳瑁发卡别住，她拿着红铅笔警告每一个试图逾矩的学员：不要尝试用幽灵这种老掉牙的设定来连接过去和当下，写自己的故事，因为所有的超自然产物从根源上都来自于人的内心。

“我没有什么故事。”贝瓦尔德对一个幽灵说。

“那好吧，你有实在的身体，而我只有故事。”幽灵叹息道，如果幽灵有呼吸的话，“我死去很久了，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记不清过了多少年，现在的人把那段日子定性为内战。我还活着的时候。”幽灵对贝瓦尔德说，“所有人都还在谈论芬兰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有些人吃白面包而有些人吃粗糙的黑面包，也有人相信社会公正和人民解放，我们每一个人都打仗，小伙子们在雪里冻掉脚趾头，姑娘们站在森林

边缘放哨。”

“我是赤卫队员，我当时一心想要走到苏联。”幽灵看着前方，似乎在努力地回忆，“我没有去成，再然后有了冬季战争，继续战争，冷战和苏联解体，我也不必再去。”他平静地说，“你看，我的故事很多。”

贝瓦尔德没有预料到这些。他端坐在那里，等待幽灵的第二轮审问：

“我曾看见你的父亲走过，他告诉了我他的姓氏，但你叫什么名字？”

无神论者贝瓦尔德不承认也不否认死后的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离世的灵魂在匆匆赶向另一个起点之时，有时候也许能够像人间一般，稍稍停下脚步互相问候。他父亲的墓碑树了起来，尽管此时此刻遗体还没有来得及从医院移出。就在他坐着的纪念长椅不远处，一个乳白色的十字碑被工人们砸进泥土。砰——砰——在贝瓦尔德父亲的葬礼准备中，他与其说是亲属，更像是一个无言的旁观者。他和一位幽灵一起见证：砰——砰——，沉闷的声音回荡在赤杨树从间。

“贝瓦尔德·乌森克谢纳。”他倾身，用极其正式的礼节向身边的幽灵点头致意。

贝瓦尔德成年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自己的中间名。一个无神论者得和当地教堂划清界限，尤其当教堂成为他父亲每周的走访目的地之时。

“那个穿蓝色衬衫，戴着贝雷帽的人是亚奈。他在教堂做了十二年的周末义工。”幽灵继续不知疲倦地说着，他有感觉吗？这个超自然的产物能感受到劳累吗？贝瓦尔德面对着他从未发现的另一面世界，觉得头有些晕。“我认识他们，不过我不是墓地的守护者。我和你一样只是一个不相关人士。我活的够久啦，如果你把这样的存在也算作活着的话。我看见过小镇的居民们在这里安息，亲属在他们的墓前放上花束，点上蜡烛。然后过不了几年来看望他们的亲人和死者一起躺进泥土之中，而我只是看着他们，他们看不见我。你看，我什么功绩也没有。”

“那我为什么能看见你？”

幽灵笑了起来：

“也许是因为你相信我存在。”

“我从来不信教，不在意灵魂一说，因为我不在意死后的天堂或者地狱，反正像我们这样的同性恋者在各种宗教中死后都没有什么好下

场。”

“那你就把我当做节日的魔法吧，无神论者。”幽灵伸出手来，看起来像是在自娱自乐，“如果你愿意的话叫我提诺，我的全名是提诺·维那莫依宁。”

圣诞节的魔法，听起来就像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小朋友尖叫着得到父母的礼物。贝瓦尔德当然不能将芬兰乡镇的这段圣诞节魔幻经历写进本月作业，虽然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动手开始写。他的笔端几近干涸。写作冲动在上一个普通的早晨抛弃了他。那时他信心十足地坐在桌前，像大学时那样准备捕捉灵感，想要给旧时同学马蒂厄斯和卢卡斯的婚礼写一首赞美诗。他努力让自己想象意象和韵脚在潜意识中翻滚着，等他深入去挖掘之时，如同观测微观粒子一般，所有的字句都逃进意识深处，无影无踪。贝瓦尔德只好放下笔。

他读过大学——电工，出乎所有创意写作课同学的意料，他在校园中也曾当过一阵子蹩脚的诗人，一度投身于疯狂年代的余波。当贝瓦尔德从大学毕业之时明白了两件事：自己对女性不感兴趣，以及肉体上的结合和精神联结完完全全是两码事。世界将性和爱分装在了两个不同的酒瓶中。对于前者，他经常啜饮，然而度数有限，在最开始的沉醉之后则是厌倦。另一瓶爱的佳酿，贝瓦尔德在尝试无数次后痛苦地承认，他从未能启封。

这是一种习惯。贝瓦尔德痛苦地承认，当一个写作者认为自己缺乏共情的能力，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地解构。灵感随年岁增长消失之后贝瓦尔德疯狂地解构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他父亲的逝世。他的父亲如愿以偿地死在了芬兰，芬兰，卡累利阿和古老的芬诺－乌戈尔神话，他在这个并不平常的故事中加入了更多的史诗元素。

“卡累利阿吗？你们是在湖边发现他的吗？”在电话中贝瓦尔德问。

电话另一头的医生似乎吃了一惊：“不，这里是东 Uusimma，不是湖区，是内战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打的急救电话。”

电话从一个偏远小城的医院发出，跨越了国家和海峡，贝瓦尔德继续想象，多么具有戏剧性的时刻！看，这就是加入图书馆夜校的创意写作班的后果。

他以同样的热情解构提诺：-nen，芬兰姓氏的典型后缀，维那莫依宁是卡雷瓦拉中弹奏坎特拉琴的老者。破旧带补丁的大衣，手工毛背心，还有一顶帽子。装束说明提诺曾经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工人。他没有敢问提诺更多的事情，包括左胸上的三个弹孔和其他的伤痕，贝瓦尔德觉得有些事情即使是问一个幽灵，也是不礼貌的，他保持沉默。

圣诞节将要临近，空气冷冽，雪从阴沉的云层中匀速落下，周围隐

约有木材的香气。这里是芬兰南部的海曼林纳，如果有英勇无畏的旅行者继续向东方走去，他们看到的将是芬兰独有的阴沉沼泽。提诺，一个远古的魂灵从乱石堆和低矮的灌木中现身，如同神话中传达神谕的人。乡村的景色唤起了贝瓦尔德久违的灵感。他默默地看着天空，试图找回年轻时熟悉的创作冲动。

“你得小心别在这里睡着，别成了雪人。”提诺坐到他的身边，当地教堂的钟声从不远处传来。一个幽灵，哈！多么超现实！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飘荡在芬兰的土地上。

贝瓦尔德虔诚的父亲讨厌共产党人，他几乎将每一个节日都变成了斋日。他们一年中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控制饮食。“克制是美德。”他的父亲挑着寡淡无味的煮土豆，一边祈祷一边教训孩子。他们父子之间因教名的问题冷战——贝瓦尔德将自己的教名改成了母亲的瑞典名字，因为一个芬兰式的中间名实在是过于诡异。除此之外，贝瓦尔德也试图让父亲相信自己和他不是一类人，他拒绝每个星期日去教堂，他被父亲称作异教徒，他不相信自己唯一的亲人能够在世界上给他正面的支持。

这个对生活似乎一无所求的男人某一天从贝瓦尔德的生活中突然消

失。他最后的遗愿是以教徒的礼仪葬在故乡芬兰。

出殡那天，贝瓦尔德走在后面，神父走在前面。短短的队伍走过牧场和田间，在芬兰东方的血红色的黄昏中，农民和工人们停下手上的工作，向他父亲的棺木脱帽致意。在这一刻，贝瓦尔德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四分之一的芬兰血统正在和视线中的景色产生共鸣。这个国家土地上……生活像一场漫长的战争……贝瓦尔德仿佛看见愤怒的长工和农民，他们每一下的动作都寓意深远。芬兰也是他父亲的故乡，他自己的故乡,如果他继承了芬兰人的什么,那一定是对生活本身的不满足。如果一个最高的主宰不能拯救他，他就决然否认，离开。他不能忍受死水一样的隐忍和顺从，他的父亲也是一样。他们立志要找到自认为重要的东西，无论是历史，祖先还是爱和接纳。

贝瓦尔德看见提诺在他们前面。他踩过枯萎的灌木和落叶，皮鞋上沾满雪水和泥土。“愿上帝宽恕你，如同你宽恕他人。”死亡像调色刀一样抹平了起伏的苦难。高风夹杂着砂砾刮过白桦林，日色开始黯淡，提诺正和他们一起走进夜色，他转过身来，向贝瓦尔德和棺木行了脱帽礼。贝瓦尔德看见自己正逐渐变成他的父亲，他的芬兰祖母。贝瓦尔德看着提诺，默默地许下良愿。他行走在熟悉而陌生的国度，这是死的节日还是生的节日？一个无神论者的愿望在人间又有多重的分量？夕阳的余晖照在三个人身上,回溯的历史在当下显现,没有仇恨，没有愤怒和绝望，雪地里柔和的橙色反光映亮了所有人的面容。

圣诞节前夕贝瓦尔德被各位义工邀请，以一位外乡人的身份参加了传统晚宴。镇子上的历史学家和老人们谈起内战。“没有人想要布尔什维克。”一个秃顶的中年人说着，“要不是俄罗斯人的怂恿，他们想要一个红色芬兰，芬兰人民自己却拥护现有的白军政府。”他们在席间吃着芦笋和鱼肉，“赤卫军，当年的农民们只是想吃的好一点，生活压力小一点，但说真的，哪个阶级没有生活压力呢？”

他们笑，正餐完毕之后他们开始吃无穷无尽的甜食，于是贝瓦尔德拒绝了之后的舞会，他去了墓地，提诺向老朋友一样问候他。他和提诺都更喜欢夜晚蜂蜜一般粘稠而心照不宣的沉默。

贝瓦尔德和提诺的散步地点越来越远。他们去湖边散步，他们去镇中心散步，从德国复制来的圣诞集市上暖黄色的灯光次第点起，洋葱和香肠的香气充盈在空气中，店员推销着巨大的姜饼和彩虹色的棉花糖，亮闪闪的铁片走马灯在蜡烛的热气中旋转。提诺站在贝瓦尔德的身边向他微笑。贝瓦尔德试图握住提诺的手，或者说尝试让提诺知道自己要握住他的手。小镇的居民从他们身旁匆匆穿过，去买最后一批食物和礼物。提诺轻巧地躲闪着人群，尽量和贝瓦尔德靠得更近一点。

“我喜欢圣诞节。”提诺说，“我喜欢这些东西。”他凑上前看一

个小小的雪花走马灯。

“从宗教层面上说，我不过这个节日。我把圣诞节所有其他的意义都剔除，只留下餐点和休息日——所有人都喜欢的部分。”贝瓦尔德诚实地说。

“我喜欢圣诞节，因为我喜欢咖啡和熏肉，还有圣诞节时墓地会来很多不同的人，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总能偶然地想起自己遗忘许久的逝者，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期待。”

贝瓦尔德不知道该回应什么，他看见提诺的表情几近愉悦。在他们一步之后，雪渐渐又下了起来。带来幸福的白色圣诞节。贝瓦尔德想起教堂那顿晚宴上人们的言谈，提诺在等待谁？会有人想起他身旁这个幽灵吗？会有人不带偏见地爱这个幽灵吗？年轻一些的时候他曾相信过未来比过去要更加幸福，然后他年龄增长，他清楚地看明自身，生活中的恒量却慢慢离他远去。但即使如此，他依旧在无助地等待着什么：一种真正的，没有条件也无所请求的爱。

他并不比提诺更幸福，提诺等待的也许是承认和理解，是旧时往事的回声，或者只是他和世间的一个联系。他为什么不选择继续走向前去而留在人间？贝瓦尔德毫无头绪。他能隐约感觉到自己和提诺年年月月的等待何其相似，不孕的花朵，被深埋在苔藓和地衣之下的腐叶，

北极圈以上终年不化的雪层。他在新年许下愿望，他走，又停下，他耐心地站在一个地方。他将所有的感情埋在心间，等待他的恐同症父亲去世。但是即使如此，他的生活依旧灰暗惨淡。也许一些人生来就该忍受寡淡无味的蔬菜，难喝的哮喘糖浆或者随着年岁增长而愈发无聊的生活呢?

只有圣诞树上的星星永远是金色的。

“我的头发是金色的，但是颜色比你深。牧师说深色头发才是真正芬兰人的体现，但我不信，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之时就会拿芬兰当幌子。”提诺说，他难得来镇中心，心情很好，“眼睛颜色也和你不同，当时我正在往东方走去，一心觉得苏联是社民党人最后的救赎之时。我曾在这个村庄歇息。是一个瑞典来的瓦工，告诉我，我的眼睛是紫色的。”

“紫色确实很罕见。”

他们继续向前走去。不远处的广场上有人在唱圣诞颂歌。贝瓦尔德和提诺都认出其中有一个人是前几天来帮工的亚奈。爱，他们唱着，啜饮红酒，情人的爱，家庭的爱，同胞的爱，所谓来自上帝的爱，曾经不被接受的爱，一切一切的爱。有两个姑娘在角落里接吻，手上的对戒闪闪发光。

提诺合着颂歌的节拍轻轻唱起来：

“贝瓦尔德，贝瓦尔德，你和那个瑞典人一样都有蓝色的眼睛。”

他们不停歇，他们走到乡间的道路上，雪将路旁新砍伐的树桩掩埋，道路上的雪水融化又上冻，形成了薄薄一层冰面。他们愿意一直走下去。

“能给我买一只蜡烛吗？”提诺突兀地说。黄昏里璀璨的光线透过他半透明的身体。

“什么？”

“一只蜡烛，贝尔，我想要一只蜡烛。你知道在红场上苏联的烈士们有他们的长明火，对不对？”提诺的嘴角动了动，像是要笑，“名字不为人知，功绩永世长存。”

“我知道这些我得不到，红场的长明火从来属于俄罗斯人，芬兰的纪念碑也不属于赤卫军。我只要你在我的墓前点那么一小截蜡烛。”

贝瓦尔德直直地看着提诺。

“我只要你一人为我点亮的光辉。”

1918 年的时候，年轻人还没有来得及互相追求，整个芬兰就陷入了苦难。然而在雪地里流血的年轻人一年也要喝几次咖啡，每个人至少得有一套好衣服留给节日。爱人的信件和手上的步枪一样重要，虽然很多人甚至都没能向自己所爱之人好好地道别。

但贝瓦尔德可以，他在圣诞节的夜里再一次走进墓地。他捧着那个小巧的蜡烛走马灯。赤杨树丛间有时断时续的风声，煤灰一样的夜色将群山和森林隐没。但是在近旁，每一个墓碑前都点起了蜡烛，像海洋中散落的星光。不远处，在橙黄色的烛光的交相辉映中，提诺站在自己的墓前，半透明的身体显得比平时更加真实。

“谢谢你。”

贝瓦尔德用火柴点亮走马灯，小小的银片开始转动起来。他不敢看提诺的眼睛：

“我明天就得走，定好的机票。对不起。”

“我得给你回个礼，可我不知道送你什么。”提诺说。“我愿将勋章给你，但是我生前没能得到，我只是个无聊的幽灵。除了你送我的

蜡烛之外，我一无所有。”

提诺将嘴唇和他贴近，他给了贝瓦尔德一个吻。

提诺亲吻了贝瓦尔德，但也许实际上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雪依旧飘到贝瓦尔德的脸上，他感受到的可能只是风。但他依旧固执地相信这一切已经发生，就像他无法感知到任何触感，却依旧坚定地牵着提诺的手一样。他愿意在这里老去，他愿意在这个节日中死去，如同他的父亲躺进芬兰的泥土中。

他和提诺一直还维持着一个别扭的拥抱，提诺抑制不住落泪，泪水却消失在空气中。贝瓦尔德的心被感情搅得惶恐而迷乱，那一刻所有的夜晚似乎都在歌唱。他透过提诺的身体，看向父亲承认的所谓的“天国”。夜色像湖水一样深沉。他不相信最高理性的存在，但这一刻他完全相信世界无法解释的一面——既不能通过类比来推测，又不可能用历史来模拟。他隐约看见冻土之上有星辰像银纽扣一样闪光。四下寂静，烛光和墓碑将他们包围。他的心中，一首赞美诗正在成形。

“祝你圣诞节快乐，无神论者贝尔。”之后提诺贴着贝瓦尔德的耳边说。

当贝瓦尔德坐在回程的廉价航班狭小的舷窗旁时，他想念圣诞节那

晚的夜色，他想念提诺直到心中隐隐发痛。贝瓦尔德看见黑夜中机翼顶端的闪灯如同提诺墓前微弱的烛光，孤独地亮在三万英尺的高空。那支蜡烛的光不会熄灭，想到这里，他的心中涨起温暖的潮水。金色的烛光如同一个温柔的隐喻，贝瓦尔德暂时还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不过没关系，他总有一天会明白。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段的时间，足够原谅他的父亲和其他人，也足够与一些人相遇。毕竟他已经遇到一个几十年前的幽灵了，不是吗？他得学会耐心，学会迎接一切，也要学会失去一切。过去时间的吉光片羽总是会在当下展现，像窗外的指示灯一样。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短暂而美好的回忆长存，他还有未来。

贝瓦尔德拿出自己的写作练习本，他要将这个故事记载下来，给他的写作老师看，给所有的人看。他爱上了一个芬兰赤卫军留存于世的幽灵。就像玛丽爱上伊莱亚斯一样，就像世间所有的人爱上另一个人一样。

“一个幽灵！”当他深情地读完自己的故事时，他唯二的朋友会惊奇地感叹。而在新年夜惯例的酒吧之夜中，马蒂厄斯和卢卡斯喝醉之后，他们照样认真举起手中的格洛格：“敬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贝瓦尔德喝一口杯中的残酒。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已经过去，魔法像飘渺的雪花一样变成河水，日夜奔流远去，消失在名为生活的海洋中。但是他还要说些什么挽留的话，一个无神论者的心被节日祝词填满不可自制。他走出酒馆将手中的酒杯举高，新年夜的当代人来来往往，人

流蒸腾的暖意充满贝瓦尔德的全身。他努力想象自己的视线越过人群，想象城市边界之后小镇的灯光，以及其外几十年前那荒凉无垠的森林和旷野。他看见站在远处的提诺实实在在地有着金色的头发和紫色的眼睛。贝瓦尔德头脑发晕，他面对东方，向那个名叫提诺的芬兰幽灵说："敬人生苦短，旅途漫长，"酒杯中残余的液滴在橱窗的照明下闪闪发光，"敬爱情，"他的表情无限温柔，"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人，祝他们节日快乐。"

Free Talk

[柒迟]

感谢您领养了这只安利，希望您食用愉快 w。

这次真的玩得有点过了，拖稿拖得不亦乐乎，赶稿赶得天昏地暗，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啊。安得拖延药方千万字，大庇天下赶稿人士俱欢颜。

时间上算起来，刚好入典芬坑两年整，也是很开心的事呀，就像看着自家的白菜和猪（…）长大长肥了一样。今天依旧在深深的饿意之中爱着他们俩——“给我粮我还相信这特喵是对热门CP！”总得来说，自己还是显得挺幼齿的，虽然坑龄不决定一切，但还是能察觉到与同党前辈的差距。这次也毫无遮掩地暴露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信》的初始脑洞源自很久以前，可以说是刚入坑那段时间脑洞力旺盛的我因为喜欢子供芬脑补过度的产物。现在写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拖延症强行把设定翻了个底朝天，得到了这篇依旧不满意的正文。某种意义上，我自认为这篇中透露了不少三观不正的信息，比如提诺和贝瓦设定上的迷之年龄差、比如所谓“顺应时代牺牲自我”的论调以及提诺一开始病态的参战冲动。我的理解中提诺带着点异于常人的偏执，有时候会表现为坚强，有时候就成了顽固……《信》中依旧如此，一个倔强地想归巢的孩子，他没法欺骗自己接受新的身份。当然我没能很好地写出那种执着，交稿时才有种“卧槽提诺这不就是

留学练技能、练成报效祖国的海归派学霸吗”的悔悟感。

作为第一视角的贝瓦尔德倒成了说教者，我仅能保证的是他拥有个好的出发点，至于那样的劝导方式，连我也不敢苟同。实际上贝瓦尔德自己也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用几乎没有感情的声线一边强调中立的立场，一边播报铁路租用的消息。像当时大多数中立的国民一样，他反对战争也惧怕战争，为了最大程度上地保护提诺，他能告诉他的也只有这些：容忍，直到找到选择的机会。

那是个挺可悲的时代，牺牲小国家与小人物似乎理所应当，就像敏感的不符主旋律的信件理所应当会被丢进废纸箱。所幸贝瓦尔德和提诺最终都成为了逃出那个可耻废纸箱的信。这样包含着“强行 HE”意味的结局也许并不是最合适的结局，可以理解为我对 HE 病态的执念吧。

此外非常感谢南森同志的各种帮助，后面这片赶稿地狱副本，总能脑补出和你两人三足三步一卡、五步一摔的画面——不得不说您比我还走得快——不愧是我的爱 xi 抖 fu 露 er。

有生之年能看到他们在芬兰百年国庆的蓝天下领证实在太棒了！

再次感谢领养且看到这儿的您。

人生一逆旅 · 代后记

NOSTOS，希腊语中意为“归乡”，是经过艰难险阻之后回到家乡。如果我们在历史中继续探寻这个词的词源，在印欧语中能够找到一个词 -nes 与其对应，其意义更为广泛——返回光明和生命。

从远古到当代，神话依旧以其独特的方式在生活中显现。归乡的命题不仅仅独属于古希腊的英雄。随着二十世纪新思潮的涌现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古希腊人的困境成为了每一个民族，每一位现代人都需要思索的命题。过去“终老本乡”的生活状态变的越来越不可能，每个人在时代的裹挟之下都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奥德修斯，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却终其一生无法回到自己心中朝思暮想的家乡：旅居西方的白俄遗孤，流浪他乡的布尔什维克，文明废墟之上的旧欧洲人，还有像《麻雀》和《寥落晨星》中描述的一代，他们在童年时就被迫求生于陌生的文化环境。其他现代人或许心中还能存在一个模糊的故乡图景，而他们在每一个“故乡”中都无所适从，都是陌生的旅客。

而《十月之子》讲的则是一种广义上“归乡”。赤卫军提诺经历无数的痛苦，并不是要回到他地理意义上的家乡，而是精神上能够安身立命之处。如同那些奔赴西班牙内战战场的年轻人或者那些突破重重

关卡走向苏联的知识分子。这位坦佩雷的制鞋工心中理想的社会图景如同奥德修斯心心念念的家乡一般，照耀了他最后一段走向东方的旅途。

我很抱歉，《十月之子》不可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芬兰内战中的赤卫军和白卫军，那些无理由的杀戮和折磨，死亡数字的背后充斥着无解的绝望。这场战争无法以道德标准去评判，每个人都在追求着理想,他们的理想在更高层面上趋于一致,但自身被困于阶级和历史。所以我不忍正面去写库西宁的卡累利阿赤色政权，我更不敢写接下来的 10 万卡累利阿人因为政治原因搬离他们的故土。我想暂时给当下的赤卫军提诺一个梦境，允许他的脚步暂时在深渊边界停止。对他而言，即使他所追求的一切即使在后世化为历史的尘土，在他牺牲的那一刻，在他怀着愿景一步步走向东方之时却是有意义的。奥德修斯的十年，他的十天都是切切实实存在过的，虽然痛苦让灵魂麻木，痛苦中的情谊和爱却是无比真实。

赤卫军提诺在《寥落晨星》中依旧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私心写了这样一篇类似于三次同人的古怪文章或者说，一篇跨越时代的对话，只是想为内战中提诺和贝瓦尔德两位的遗憾补全一个温暖的结局。无论在哪个时代，回乡的路程本身就是无言的战争，他们能勇敢地面对时代悲剧，坦诚地面对对方和自身。即使二十世纪的曙光没有来临，他们找到了对方，就如同返回了光明和生命。

在此我想感谢柒迟和许愿两位友人，是她们陪我度过异国他乡的漫漫长夜，陪我走过人生中可能最为困难的一段时间，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没有她们，这本典芬安利可能会无比苍白（~~甚至作者本身都不可能完稿~~）。我还要衷心感谢给予归乡本经济支持，给予作者精神支持的各位，以及购买和阅读至此的您。

千百年之后，瑞士的心理学家 Johannas Hofer 将 NOSTOS 与希腊语中的 algo[pain] 组合在一起，为现代人难以逾越的梦魇命名。Nostalgia，怀乡病，怀旧，对过去的哀悼和渴望交织在一起，又是一代人的新命题，那些不复存在的国家，那些镇，乡村，河流和山川存在何处？那些人,那些交织的强烈情感何去何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就留给下一个故事吧。让我们在下一本安利中再相见。

南森

2015.07.11

黑塔利亚北欧夫妇安利本

法医组

2015、08

本书内容纯属虚构，与真实国家，政府，团体，个人无关

请勿翻印，拷贝，扫描或二次上传
作者从事法律相关职业，保留追究权力